

刘 公 案

问萧何，大如何。黄金贵，值钱多。——圣谕

昔年韩信问萧何，问问家乡大如何。

人人总说黄金贵，看起来小学生与大众欢聚一堂值钱多。

长长短短家家有，是是非非处处同。

为人今日不知明日事，枉争闲气一场空。

忠孝宝卷初卷开，拜请落难星宿降临来。

宝卷初卷开，礼拜佛如来。

大众齐和佛，老少免三灾。

宝卷初开讲，香云绕佛堂。

为人不念佛，难免恶阎王。

酒字三点水，色字刀在头，

去掉色共酒，省得结冤仇。

见酒不贪量为高，见色不迷称英豪。

非义之财不好取，忍气吞声祸能消。

酒在船头色在梢，气来船后把橹摇。

财是猛虎端然坐，回转总是杀人刀。

牢字牛打底，狱字反犬旁，

丢了牢和狱，何等不风光？

丢开闲文归经典，开宣宝卷劝善人。

说者忠孝宝卷，一部劝善。弟子开读，先还朝代帝王，再还贤人出世。我先问哪朝皇登位？哪一个出世治乾坤？是话有因，是树有根，饭能充饥，茶能解渴。是经典有盖板，盖板上注有“昔日”二字。何为昔日？昔是远年，日是今日。远年经典，学生今朝所讲。

昔年清朝乾隆皇登位，一统山河总太平。

提起大清朝乾隆天子是位有道明君，拿大清的江山社稷治理得路不拾遗，夜不闭户，四海升平，犹如尧天舜日。

龙楼日日生紫雾，凤阁朝朝结彩云。

四海渔翁献宝贝，荒山猎户进麒麟。

君王有道，弟子才疏学浅讲不尽，山清水秀出贤人。说贤人道贤人，不知何为贤人？要说这贤人，一不能出边邦外国，二不能出荒山野地。要说出在边邦外国，兴兵造反，扰乱江

山，招兵几百万，和中国人打仗，算不得贤人；要说出了荒山野地，力大为王，霸占一方，三头六臂，和良民百姓作对，也算不得贤人。

该应我主江山稳，大邦中原出贤人。

该应中国人有福，贤人出在中原大国。

山东省济宁州北门三里左家庄，一人姓左名叫都恒，同缘沈氏为婚。

提到左家多安乐，宁州城里有名声。

远望陆地四角方方赛颗印，近看房子有几十进。房屋造了真正称心，前厅、后厅、左厅、右厅、倒厅、侧厅，穿衣亭对脱衣亭，狮子亭对玫瑰亭，横穿牡丹亭。两旁善人要问，左都恒家如此豪富，那种摆设，究竟有多大的前程官职？

提到左都恒人一个，济宁州知府老人。

大人身为百姓的父母官，究竟为官是清正还是糊涂？要提起老大人为官，忠心耿耿，爱民如子，是位赤胆忠良。既然是忠良官，他可有香烟后代？自古忠臣不绝后，

也是大人福气好，天送他一子后代根。

所生一位公子名叫良臣，年方一十二岁，公子生得聪明伶俐，小书房勤辛苦读，读书竟有过目不忘之才。

不提公子把书读，单提为官老人。

大人上任为官，赤胆忠心。格朝纲之中可有亲戚？古人有言，朝中无人莫做官。他有一个顶要好的亲戚，是哪个？文华殿大学士兼吏部天官，当朝宰相，名叫刘墉。刘墉与他什么关系？师生关系。当初左都恒进京赴考，就来刘墉手下考中状元。圣天子见爱，加封为知府，赶上济宁州上任。临走之前，老人再三嘱咐：“门生，身为百姓的父母官，为官一定要清正，清正官流芳百世，糊涂官遗臭万年。”后来左大人一到济宁州上任，因为为官正直，人人喝彩，个个拍手。

提到为官左大人，倒贴银子坐衙门。

刘墉是当朝宰相，一品之职。他也有一层关系，是当今皇太后的干儿子，也就等于和乾隆天子是御弟兄相称。不过这个人一道不好，他五体不全，背是驼格，忠良官敬重他，尊称他刘青天，奸臣官来背后喊他刘驼子。朝纲有刘墉，赤胆报国。格果有奸臣？有忠必有奸，无奸不成朝。

一朝天子一朝臣，哪一朝没得恶奸臣？

奸臣是哪个？此人姓桂，单名叫桂太。桂太多大个官职？这狗贼官职不小，皇封西宫国舅。奸党就倚官仗势，陷害忠良。他可有同党啊？有一个顶要好格，哪个？武英殿大学士，兼九门提督，全国兵马大元帅，名叫和珅。和珅与他什么关系？嫡嫡亲亲娘舅家老表。不过和珅要长一级，是表叔。这两个人就狼狈为奸，卖官鬻爵。

奸党来朝纲把官做，起了谋皇篡位心。

我也不提两个奸贼朝纲多作恶，另讲经中一段情。

单说到格年子，山东省年岁不好，旱荒三载，跟下去水荒三年，百姓颗粒无收，无法生活。这遭县里报到府里，府里报到省里。省里写好荒单，送到北京，交付乾隆天子。圣天子端坐金殿，接过荒单。

上上下下看完整，龙心忧愁二三分。

“啊呀！山东连年遭荒，百姓妻离子散，老百姓日子过了苦啊！众位卿家，孤皇赐皇纲金子二十万两，大米二十万担，哪位爱卿带钱粮赶往山东发赈，救济灾民？”文武百官一听有这个好事，哪个不要去？个个争先恐后。西宫国舅桂太一想：啊呀，二十万两黄金，二十万担大米，我如果接下来，从中可以大捞一笔。跟手双膝一跪，说：“万岁，奴才不才，我愿前往。”

“原来是国舅啊！有你前去，朕就放心，过来听封。

桂太前来听封赠，山东巡抚你当身。”

奸党们喜之不尽，离开金殿，皇城点起三千兵马，浩浩荡荡，耀武扬威走出北京城，不敢耽搁，直奔山东。沿途之中只见许许多多的百姓，成群结队，衣衫褴褛，肩挑箩担，都是出门要饭。

兵马行程数天整，济南到了面前呈。

一到到了济南府北门，吩咐号炮三响，再就放了三个狼烟炮，惊动文武官员许多人，从县里到府里，府里到省里，大小官员六百多个，不敢坐轿子，也不敢骑马，个个总是步行。一到桂太的轿子前面，齐卜卜朝下一跪，参拜巡抚大人。桂太坐在轿子里面架子大了，拿手一揖：“都起来吧。”“多谢国舅。”“前面领路。”肇将桂太领到衙内，台子上擦了又擦，凳子上抹了又抹，一杯清茶端来了，“请巡抚大人用茶。”桂太喝了一口清茶说：“你们都是地方官吗？”“国舅大人，我们都是地方官。”“那好，本国舅奉皇上之命来到你们山东发赈，救济灾民，可是我看你们山东也没有大荒啊，你们竟敢谎奏朝廷，该当何罪啊？”格些地方官一听，不对啊，他说我们山东没得荒情啊：“国舅大人，我们山东没有大荒，是小灾，不关事，我们自己会解决格。”“那好，既然自己会解决，你们好好处理，度过荒年，都回去吧。”国舅一下令，下臣官员走了。一歇辰光，雪白的大米，二十万两黄金来了格。桂太望到白花花格大米，心中欢喜了。山东连年遭荒，粒米如珍啊！我不如搭起粮行，大米以高价出售。山东的百姓荒了六年了，见到有米卖，哪个不要买？格没得钱，作孽了，卖房子卖田地也要买吃。桂太望到济南北门方圆几十里，都没得人居住，是一片荒凉之地，这个地方好哇！我如果造起王府，安居济南，不比皇上也太平点。他准备造多少房子？皇宫里万岁住的房子是九千九百九十九间，上界玉皇家整整一万间。凡皇不好超过玉皇，他呢，比皇帝少造一间，九千九百九十八间。这么多房屋要用多少钱啊？下令济南府出名的木匠、瓦匠帮起房屋，老百姓帮做小工，而且打发小兵手执皮鞭看好了格。哪个敢偷偷懒，一皮鞭打上去。这样子一来嘛，房子起来格。格哪有许多人住呢？又下道命令，济南府十六岁向上、二十岁向下的美貌姑娘统统献出来。命令一下，民女一下献出三百多个，给他关在巡抚府，供他寻欢作乐。山东的百姓个个怨天恨地，哭喊连天。济宁州知府左都恒同沈氏相讲：“夫人啊！我们原指望这个瘟官到山东来，百姓能过到好日子，哪晓得不但没得好处，相反雪上加霜了。夫人啊！”

恨只恨我格官职实在小，救不到百姓许多人。

夫人啊！我家有房屋千间，良田千顷，我们不如做做好事，救济救济山东的百姓。”左大人人心良好了，打开仓门，救济山东的父老乡亲。他小小一个知府能该多大的家产啊？救了半个多月，万贯家财用了干干净净，卖到最后就剩三间柴房。沈氏说：“老爷，这三间柴房你不能卖啊！你将来一谢世，这是我们安身之地。”老百姓得不到救济要向上面报。今朝饿死多少，明朝又饿杀多少多少。

饿死良民几十万，孽障作了海能深。

左大人听到一报，心如刀绞：“夫人啊！这样子下去，整个济宁州的百姓性命难保。夫人，我济宁州库房里有的是钱，有的是皇粮。不过，没得上司格命令，我不好私自开仓。夫人，不如舍我个人的性命，搭救整个济宁州百姓的残生，我打开济宁州仓库房。”“老爷，万万不可，没得上司命令怎么开仓，违条犯法。”“夫人，事到如今，我也顾不到许多了。”大人吩咐，打开济宁州仓库房，每个百姓按人头分配，成年人赐粮三斗三升，铜钱三百文，小孩折半。钱粮一发，老百姓也晓得好歹，

个个跪在尘埃地，青天老爷喊几声：

青天大人，不是你格良心好，我们倒哪有命残生？

看守库房的仓官一望，晓得出了大事，飞奔到济南报与巡抚桂太。桂太一听左都恒私自开仓，大发雷霆，怒气冲冲带领三千兵马来到济宁州，惊动左都恒带领文武官员迎接：“济宁州知府左都恒参拜国舅大人。”“你就是左都恒啊？”“国舅大人，正是卑职。”“来人哪，将他拿下。”一声令下，两旁小兵如狼似虎，将左大人五花大绑。左都恒不慌不忙说：“国舅大人，卑职不知身犯何罪，要将我捆绑？”“左都恒啊！你狗胆包天，没得上司命令，你私自开仓，收买人心，图谋不轨，你想造反啊！将他推出去，斩首示众。”两旁小兵毫不留情，拿左大人推起来就跑。

可怜啊！左大人绑在法场上，苍天喊了不绝声。

苍天啊！想我一片忠心为百姓，怎就没得好收成？

先生啊！你家学生来法场上遭磨难，你来皇城可知闻？

一到午时三刻，三声追魂炮一响，刽子手拖张钢刀：“左大人，我晓得你是清官，我也不忍心杀你，不过我不杀你，我郐子手就没得命，你死到黄泉不要怪我心狠，看刀！”“咔嚓”一刀，白刀进，红刀出，双龙摆尾，咔嚓响，头落地，猛虎翻身。

左大人死在法场上，一件冤枉海能深。

桂太又下令，将左都恒的尸体吊在旗杆之上，暴尸七天不许收。哪个有胆子收尸，一律问斩。命令一下，老百姓敢怒而不敢言。

个个跪在尘埃地，青天喊了不绝声：

青天大人，你一片忠心为百姓，怎就死到能功程？

济宁州知府左都恒被斩，一般百姓送信到左家庄。母子两个一听，如同晴天起个霹雳，哭到死去还魂。桂太见到山东的情况料理好了，写起一道本章送到北京。本章怎样写格？微臣桂太奉命山东发赈，现已发下钱粮，百姓安居乐业，丰收满库。圣天子端坐金殿，接过本章。

上上下下看完整，龙心欢乐二三分。

“众位卿家，桂太到山东发赈，现已发下钱粮，山东的百姓安居乐业了。”文武百官一听，没得哪个敢作声。只见文官班中一个人双膝一跪说：“万岁！刘墉有本。”乾隆天子说：“啊唷！刘爱卿，你有什么本章慢慢奏来。”“万岁，桂太到达山东，仅仅半载的时间就能发下钱粮？老百姓就能安居乐业啊？依老臣看来，其中定有隐情啊！万岁，你不如圣旨一道交付老臣，待我到山东查访查访。如果桂太果真发下钱粮，百姓安居乐业，是我主万岁的洪福；如果未曾发下钱粮，万岁，整个山东的百姓性命难保。”“老爱卿！也是你忠心为国，那好，过来听封。

刘墉前来听封赠，加封你巡按早动身。”

刘墉带领四个家将，备轿梁一顶，不分昼夜，直奔山东。

身坐轿梁动身走，惊动西宫女千金。

西宫桂妃听穿宫太监一报，刘墉到山东去查访她家哥哥，吓得大半条命总没得：我家哥哥的性格旁人不晓得，我是一清二楚，二十万两黄金，二十万担大米，他起码要贪污一半，等刘墉到山东访出真情，回转皇城奏一本，全家性命总不稳。桂妃修书一封，吩咐穿宫太监：不要耽搁，你赶紧备快马，连夜出京，送到山东，交把你家国舅老爷，教他如此如此，这般这般。太监一听，不敢耽搁，备了银鬃马一匹，飞马出京。

打马加鞭动身走，山东到了面前呈。

见到桂太，取出书信，双手呈上。

桂太拿格书信看完整，吓落三魂少二魂。

不得了了，刘驼子奉命到山东来查访于我。我吞吃黄金皇粮，背不起刘墉访出真情，

回转皇城奏一本，我哄王之罪命难存。

奸党吓得魂不附体。他家有个干儿子名叫苗虎说：“父亲，你怕什么？”“儿啊！我不得不怕，刘墉到山东访出真情，连命总没得。”“爹爹，兵来将挡。刘墉到山东来，必定要经过我的济南北门，你只要拿北门的老百姓统统赶走，打发我家安童梅香扮成户主模样，一个家里我们屯拉二三个囤，大囤到竹搁，小囤到屋望。刘墉到山东来一望，一个茅草棚里屯了二三个囤，他回转皇城敢说山东不是丰收景象啊？”“嗯。对格，好办法好办法。不过儿啊！山东的百姓未曾得到我的钱，刘墉一到，他们必定要喊冤枉。一喊冤枉，不是全功尽弃啊？”“爹爹，胆放宽心，你不是有三千兵马，你只要布置街坊两边，明地站岗放哨，保护巡按，实际上是防备老百姓喊冤，哪个有胆子喊一声冤枉格，咔嚓一刀，哪个不要命敢来喊冤枉啊？”“儿啊！好计。”肇吩咐三千兵马布置街坊两边站岗放哨，明地里是保护巡按，实际上防备老百姓喊冤。晓得巡按要来，净水洒街，鸡犬都不许放了出门，这块倒准备好了格。单说到刘墉，

在路行程数天整，来到济南北城门。

只见路边几个茅草棚，“轿夫，待我下来望望看。”走出轿梁，来到茅草棚里一望，说：“啊哟！山东老百姓日子过了好哩！情丧一个家里屯上二三个囤啊。望望大囤到竹搁，小囤到屋望。”连跑几家，家家如此。看来桂太不曾谎奏朝廷，果真发下钱粮，老百姓丰收满库了，我回转皇城，禀告万岁。”不好了，刘墉中了桂太格计，回到北京城如实稟告。

乾隆皇帝听完整，心也落到足后跟。

不提君臣两个，单提山东省内，自从济宁州知府左都恒被斩，安童梅香蹲不住，纷纷将身转家门。就留到一个老管家，沈氏太太朝夜啼哭，公子左良臣才十二岁，年纪虽轻，他非常懂道理：“母亲，你不要哭，我家爹爹受到冤枉。亲娘啊，

我到上司省城告一状，拿捉奸党把冤伸。”

“儿啊！万万告不得。历来官官相护，告状告不准，苍蝇飞进面糊盆。”“母亲，难道就罢了不成？”“儿啊！不罢了，你有底高办法？”“母亲，天是没顶格，国舅虽然官职大，国舅上间有宰相，宰相上间有万岁了。”“母亲，

孩儿到京都皇城告御状，好替山东百姓把冤伸。”

“儿啊！你年纪轻，从不曾出过远门，你连东南西北方向也分不清，要想替你家爹爹伸冤报仇，你蹲家勤辛苦读，等到朝廷大比之年进京赴考，

求到一官并半职，好做伸冤报仇人。”

“母亲，你这话错格。有志不在年高，无志空长百岁。亲娘啊！”

如来佛虽小莲台坐，金刚虽大看山门。

石砣虽大只好滚野场，秤砣虽小压千斤。

孩儿进京告御状，定能平安转家门。”

沈氏把儿子几句话一说，眼泪倒流下来：“儿啊！你小小年纪，有这份志气，确实是难得。不过你要进京告状，你年纪轻，一个人去，为母我不得放心。”老管家听到了格，说：“太胆放宽心，少爷有这份志气进京告状，老奴才陪他一齐去，路途之中老奴有三寸气在，定能保护少爷平安到达皇城。”“儿啊！有老管家陪你同去，为母我就放心了。不过，进京告状，你要有状纸了。你拿衬衫脱下来，为母替你写张状纸。”“母亲啊！状纸写衬衫上做底高？”“儿啊！写了衬衫上风吹不走雨打不到，丢失不了。”肇公子拿衬衫一脱，沈氏为了表达自己的决心，拿手指头嚼碎了，以儿子具名，用鲜血写下一张血状。

上写着，告状人，左门良臣，

家住在，山东省，济宁州城。

只因为，山东省，遭到大荒，

众百姓，遭磨难，各自逃生。
有万岁，慈悲心，发下皇银，
有桂太，老奸臣，丧了良心。
我爹爹，左都恒，济宁知府，
见百姓，遭磨难，大开仓门。
状告他，奸桂太，残害忠良，
将我父，推出去，命送残生。
再告他，领皇银，不加救济，
命百姓，造起了，高堂府门。
又告他，抢民女，三百余名，
纵淫欲，害百姓，罪恶滔天。
我有心，将血状，多写几句，
血又少，布又短，字不分清。

沈氏拿一张血状写完整，十指也咬了碎纷纷。

“儿啊，你到京都皇城告状，朝纲有三百文官，二百武将，你一个总认不得。你家爹爹格恩师先生是当朝宰相，名叫刘墉，
你到刘墉面前告一状，带你金殿把冤伸。”
哪晓得娘儿两个商议准备赶进京，惊动了一个坏良心。

沈氏家隔壁有个油头光棍，名叫怀中。这个狗贼不做好事，大家不叫他怀中，就叫他坏种。他见到左大人亡故了，沈氏年纪轻。格天想去调戏沈氏，躲在他家柴房外面，只听到母子商议进京告状，状告桂太。“啊哟喂！你们胆倒不小，竟敢告国舅老爷，我也不想你格眼孔了，不如赶到国舅府向巡抚大人告个密。国舅一高兴，肯定要赏个官把我做做格。

我只要有了高官做，何愁没得女千金。”

这狗贼放趟子就跑，去告密格。这里娘儿两个不晓得，公子年纪轻，倒到床上呼呼大睡。沈氏困不着，把儿子衣裳裤子拿出来，该补的补，该连的连，恐怕没得路费。又拿耳环探下来当路费，忙了一夜，早饭烧好了，喊儿子起来吃粥，用过早餐点心，“儿啊！你从来曾出过远门，路途之中，我有言语嘱咐于你。

逢人只要说三分话，不要将真言告诉人。

画龙画虎难画骨，知人知面不知心。

心肝啊！你多年饭店不住宿，陈年古庙不要安身。

多年饭店出强盗，陈年古庙出妖精。

儿啊！你这一次进京告状是凶多吉少。你家父亲牌位来堂啊，拜拜父亲好走啊！”沈氏弯下腰来，“拜拜我格大人啊！”

你格香烟后代进京告御状，阴灵来地府可知闻？

你在则为人，死则为灵，阴灵何在啊？

有灵有感保佑孩儿太太平平回家转，你才有个烧钱化纸人。

我格亲亲姐妹啊！假使我儿遭不幸，左家斩草要断根。”

公子也晓得，这一次进京是九死一生，来到妈妈面前双膝一跪，泪流满面，“母亲啊！你个人蹲家要多吃茶饭少思量，不要拿孩儿挂胸前，你假使为我朝思夜想，想成个忧儿病，我又做不得端茶奉汤人。母亲啊！孩儿我走了。”公子狠狠心肠，拜别母亲，带领老管家走出柴房。

哪晓得主仆刚刚走出柴房门，白颈老鸦喊三声。

跑了约摸七八里路程，前面是一片树林。只听到树林里面“哗”的一声，跳出一个黑抹汉，手提钢刀，杀气腾腾，朝主仆两个面前一跳，那个黑抹汉“咔嚓”一刀，老管家头朝下一抛。公子吓了大半条命总没得：“大王啊！饶命！饶命！”“小娃娃，你害什么怕？我不是什么大王，你是不是叫左良臣啊？”“我正是叫左良臣。”“听说你要进京告状，告到国舅了。你胆倒不小，老实告诉你，我是国舅的家将，名叫张栋，奉命在此等待于你，取你的颈上人头。”公子一吓，直头吓了了不得。这个奸贼，赶尽杀绝，“英雄，且慢动手！听你口音，你也是我山东人氏啊！”“不错，俺正是山东的。”“英雄，既然你是山东人氏，我们山东连年遭荒，百姓妻离子散，这种情况你英雄看到了没有？”“俺看到了。”“既然看到了，桂太奉命到山东发赈，可是钱粮不发，民女抢了三百多个，我左良臣才十二岁，为了山东父老百姓进京告状，你今朝拿我一杀，你可对得起你家祖宗三代啊？你可对得起山东的父老百姓？英雄，杀与不杀，三思而行。”

张栋闻听这一声，腹中思量二三分。

不假，我也是山东人，我今朝拿他一杀，山东百姓的冤仇不是冤沉海底，我发了倒头昏啊！钢刀一撂，双膝一跪：“少爷，我罪该万死，你家这老安童我不配杀，我该死。相公，你小小年纪进京告状，精神可嘉，令人佩服。不过少爷，我不杀你，国舅肯定也要派人拦杀于你，此地不可久留，你赶紧动身进京。”张栋又从怀里摸出五十两银子，说：“相公，这五十两银子给你当路费，你赶紧动身走。”公子接过纹银，来到张栋面前双膝一跪：“恩公啊！”

你送我花银五十两，没得好处不谈论。

左良臣有个翻身发达日，一重恩报九重恩。”

“少爷，不可久留，你赶紧走。”公子拜谢过张栋，走出黑松林，不肯耽搁，直奔北京城告状。路途之中，他毕竟是个十二岁的小朋友，夜里住宿招商饭店，该应住一夜要二两银子，人家欺他小，总问他要五两。像能格一来，跑了不曾有一半路，银子倒用干了格，肚子饿了不得过了，拿衣裳脱啦得换点饭吃吃，裤子脱啦得换点点心用用，就是衬衫不好脱。已经是寒冬腊月，大雪纷飞，公子冻了浑身发抖，有些年纪大格奶奶老爹看不过去，送点旧衣服裤子给他，没得好格，总是补上补联上联格，堂堂知府家后代就流落街坊，乞讨要饭，什么景子？

头上戴个开花帽，脚上鞋子没后跟。

裤子上间补补丁，长褂子能像九串铃。

手握一根打狗棍，一路讨饭上皇城。

我也不提公子上皇城，单提刘墉老人。

山东发生干大个事，刘墉一点总不晓得。他这个人做官清正，清到什么景子？还是后生家考中状元，乾隆皇帝赏一顶轿梁给他，已经有二十多载，连轿衣总不曾换过，轿衣被刮坏了，家去把夫人补补连连，格补丁也有几十个。他格轿夫是四个六十几岁格老头子，他家父亲刘统勋当年做宰相留下来格，四个老安童。老头子抬轿跑不快，不过四平八稳。人家四更天上朝，他三更天就要起身，为底高？因为轿夫跑了慢。

单说到这一天，刘墉身坐轿梁，

晃颠晃颠动身走，东华门到面前呈。

事情凑巧了，后面一顶轿梁来了格，是哪个？武英殿大学士九门提督和珅。和珅坐了轿子里，架子大了，眼睛一眯，大腿一翘。他轿夫是四个身强力壮后生少年，哪晓跑啊跑，轿子倒跑慢了格，和珅拿眼睛一瞪：“轿夫，你们怎不跑格？”“老爷，不好跑，前面有人拦路。”“哪个？”“刘墉，刘墉格轿子来前间。”古时候上朝是有规矩格，如果你前面有轿子，他哪怕官职再小，你都不好超轿。如果一超轿，就属于不礼貌。和珅交刘墉，面和心不和，前世里冤

家，七世里对头。“轿夫啊，跑哨点，超过他的轿梁。”“老爷啊！不好超轿。”“跑！你们最好跑到他身边用劲撞，拿这个轿子撞翻了。我单看这刘驼子走轿子里滚出来，能滚几个元宝跟斗？”四个奴才把他一扛，轿梁一抬一晃，一抬一荡，来到刘墉轿子身边，用劲一撞，格老子哪撞得过后生家，“哗落哗落”四个老安童朝地下一伏，轿子撞翻了，刘墉走轿子里栽出来了。偏偏他又是驼子，滚到地落连滚六个元宝跟斗，

刘墉地下打了六个滚，笑坏和珅奸臣。

和珅坐轿走了格。刘墉走地落爬起来，掸掸灰尘，“轿夫，刚才是谁撞我的轿子？”“老爷，武英殿大学士、九门提督和珅撞格。”“什么？和珅，你怎无缘无故撞我格轿子？”不管，轿梁扶正了，轿杠穿起来，刘墉坐上轿梁，

身坐轿梁动身走，午朝门到面前呈。

和珅也曾走了，通了午朝门口等。他心里怎么想？这个刘驼子不是好叹气格，我今朝拿他轿子撞翻了，不如向他打个招呼，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。望到刘墉轿子一到，抢哨打招呼：“刘中堂，你早，你早啊！”“和大人，我没得你早哇！”“刘大人，你怎到干歇才来？”“我的轿夫年纪高大，他们跑了慢。”他不提轿子被和珅撞翻了格事，和珅一想不对，这驼子怎不说轿子被我撞翻了，他到现在才来。一到朝房里面，两人坐下来肚里打稿，刘墉拿眼睛一闭。和珅一想不对，驼子眼睛一闭，大概来下用计，“刘大人。”“和大人，什么事？”“刘大人，我听说良民百姓送你一个绰号，叫你什么刘青天。”“有格，我刘墉自问为官清正，所以老百姓尊称我刘青天。”“刘大人，我也听说文武百官送你一个绰号，叫你什么刘三本啊。”“也有格。”刘墉每天上殿见驾都要奏本，而且一天起码要奏三本，所以又叫刘三本。“刘三本，我还听说你有个绰号，你叫什么刘大胆。你格胆子可大啊？”“和大人，要提到我的胆子比天还大。”“少说点，你说你格胆子大，我说你胆子不大。”“何以见得？”“刘墉，你今朝也参本，明朝也参本，朝纲里有个人，你敢参吗？”“哪个？”“哎！我问你可敢参？”“和珅，王子犯法，与庶民同罪。不问是哪个，他只要违犯了国法，是天王老子，我都敢参他一本。”“好。刘墉，当今万岁，你敢参他吗？你敢参吗？”刘墉一想，这个奸贼叫我参当今万岁，万岁是一国之主，参了不好，我乌纱帽总难保，他想害我啊！不过我要说不敢参，他要耻笑我不配叫刘大胆，“和珅，假使上殿我敢参万岁一本嘛？”“刘墉，你敢参了万岁一本，我和珅当文武百官之面向你跪下来，磕三个响头，叫你三声先生，你不敢参嘛？”“不敢参，照你而行，向你跪下来磕三个响头，叫你三声先生。”“口说无凭，击掌为证。”“啪啪啪”三声掌响，请文武百官做见证。

一歇辰光，钟鼓齐鸣，龙凤鼓、景阳钟一响，代表万岁坐殿。文武百官纷纷上殿朝见。刘墉与和珅是国家的重臣，一个是文华殿大学士，一个是武英殿大学士。刘墉是吏部天官兼当朝宰相，和珅是九门提督兼全国兵马大元帅，国家格重臣，上殿不需要拜见。两人摇摇摆摆，摆摆摇摇来到金銮殿，万岁连连口内称。龙开金口，帝露银牙：“众位卿家，有本早奏，无本散朝。”和珅听到要散朝，眼睛朝刘墉一瞟，嘴朝他一拱，你个驼子，参本啊？万岁要散朝了哇！刘墉见到和珅朝他做关目，心中明白，双膝一跪，“刘墉有本。”乾隆皇帝一望，啊哟哟，又是刘墉，你今朝也参本，明朝也参本，哪有许多个棺材本章？像能个下去，早晚有一天，连孤皇也要被你参了，也罢，我索性来个不理你。怎样不理？他拿眼睛一闭，左手一撑，头朝手高头一搁，做鬼蹲杠瞌睡。意思是说你个刘驼子，你再敢喊一声有本，我问你个惊驾之罪。刘墉一望，啊哟！我再喊有本，就有惊驾之罪，你万岁要瞌睡，我就陪你。他跪在金殿，也拿头朝手上一搁，两个眼睛骨碌骨碌相好了乾隆皇帝。万岁要说瞌睡是假，他眼睛蒙了杠格，见到刘墉跪了金殿不颤，啊哟，你个刘驼子，你跟我逆角，我们就比比，是你跪金殿时间长，还是我手托下巴时间长？肇这君臣两人你不睬我，我不理你，就屏了金殿。屏多长时间？半个时辰。半个时辰就是一个钟头了，文武百官撑在金殿，又不好颤，又不好说

话，个个撑了腰酸腿疼，肚里来下骂：你个刘驼子，参你格死死本，害我们要撑杀得呱。格时间一长，万岁下巴托了手上，手倒麻酥起来，拿左手一抽，右手调上去，换手继续瞌睡。刘墉早不喊晚不喊，来他换手格时候高声一喊：“刘墉有本。”乾隆皇帝二目圆睁，拍动震山河：“大胆刘墉，孤皇正在瞌睡，你高喊有本，惊吓孤皇，你有惊驾之罪。”“啊哟哟，万岁！老臣见你抽左手调右手，说明你是清醒的，我高喊有本，何罪之有啊？”乾隆皇帝一望，这个罪加不上，就问：“刘墉，你有什么本奏？”“万岁，老臣身为当朝宰相，昨天观看大清条律三百六十五条，有许多地方模糊不解，我想向万岁当面请教。”“刘墉，你当朝一品之职，连大清条律总不懂，你做的什么官啊？朕这里有一本法律裁册，你拿家去看看。”拿法律裁册朝金殿一撂，刘墉弯腰拈起来。翻开第一张，来金殿就读，怎样读格？“杀人者，斩；放火者，斩；投毒者，斩；盗墓者，不斩。”圣天子二目圆睁：“刘墉！你说昏话，盗墓不斩？动了坟上一草一木都算盗墓，都要问斩。你竟读不斩，篡改大清条律，你该当何罪？”“万岁，老臣我不敢读斩啊？你说动了坟上一草一木都算盗墓，哎，都要问斩。万岁，老臣请问于你，明朝皇帝十三代，他们坟墓葬了离北京不远，号称十三陵，是哪个下格圣旨，拿十三陵上头格树木砍下来，造这御书房格？”“啊？是孤皇。”“对了呱！万岁啊！你拿明朝皇帝坟墓上格树木都砍下来，你说动了坟上一草一木都算盗墓，那你万岁算不算盗墓？老臣要读斩，不拿万岁都斩了吗？所以老臣才读不斩。”

乾隆天子来听见，默默无言不做声。

“刘驼子，参本参到朕头上来啦？刘爱卿，看来你对孤家是格外开恩，不斩孤家。”“万岁，老臣不敢。所以我说大清条律并不是条条正确，就拿这一条来说，就可以改写。应当改成‘盗墓见尸者，斩’，看不见尸体，就算不得盗墓，就不应该斩首。”“嗯。刘爱卿，改得好！改得好！不过，刘卿家，孤皇有一事要问你，你身为当朝宰相，五体不全。你连背也驼格，你怎么配蹲这朝纲做官？依朕看来，你脱下官帽，脱下蟒袍玉带，回转山东纳福去吧。”“啊！谢主隆恩。”

和珅金殿听到这一声，可要笑死又还魂。

“你个刘驼子，参你死死本，你老命算保住得，乌纱帽揪抛啦得呱。”他人总要笑杀得。一散朝，刘墉来到朝房。他两个家将张成、刘安就说：“老爷！何苦，上奸臣格当参本，参万岁，情丧拿乌纱帽总揪抛啦得嘎。”“张成，刘安，我堂堂宰相官职干容易得抛了？老实告诉你们，三天，我官职就家来格。”“老爷，你可是半夜里来下说梦话？”“你们不要管，我自有妙计。”“当初老皇帝康熙在位，曾经有二十万两黄金，准备发放到江淮一带救济灾民，据我所知，被和珅吞吃，藏了元帅府里，你们今朝到三更天，到和珅家库房里间，偷嘎两根金条家来把我望望，我自有主张。”“老爷，胆放宽心，旁的不会，我做贼是老内。”要按电视连续剧《宰相刘罗锅》上看讲，张成、刘安是没得本事，实际上他们一身本事了当不得厉害，飞檐走壁如踏平地。一到三更多天，张成身穿夜行衣，靠肩插单刀，到天井里一观，四下无人，丹田一提气，“唰”，窜到屋顶之上。

窜房越屋动身走，元帅府到面前呈。

把瓦片揭啦得，望板砖探啦得，轻轻拿拉两根椽子，朝库房里一跳，如同四两棉花落地，没得一点声响。趁月亮光一望，库房里面总是大箱子，从怀里摸出一把万能钥匙，朝锁孔里一伸，“嚯落”，锁开开来格。箱子打开来一望，金光闪闪，统统是金条。信手抓了两根，朝怀里一塞，又拿箱子锁好了，蹿到屋顶上。椽子钉起来，望板砖盖好了，瓦片复好了，原复高消，天衣无缝。

拿了金条就动身，飞檐走壁转家门。

一到家，刘墉也不曾困。“老爷，拿家来格。”“拿来我看。”接过金条一望，上面刻有老

皇的钢印，有“康熙十三年”五个字刻了来上。

刘墉拿了手里望望清，果要欢乐二三分。

“张成、刘安，一歇用过早饭，你们带领安童梅香，拿我家屋前屋后，屋左屋右的砖头瓦片统统拾起来。”一吃粥，安童梅香动手，砖头瓦片拾起来，恨不得堆到人把高。“老爷，总拾起来格。”“张成，你到街坊准备一百只大木箱，拿这砖头瓦片装了木箱里面，要存了结结实实，不许有一点间隙，弄铜锁锁起来，封条封好了。刘安，你到马房备五十匹马驮子，两个箱子打成一对，装了这马匹之上，今朝到二更多天，牵到和珅家府门口，去转三转，他家如果有人出来，就丢把他家，你们返身好溜家来。”“老爷，虽然砖头瓦片不值钱，我家又备木箱子，又备马驮子，情丧就总送把人家？”“放心，我不做亏本交易格，我家赚到点了。”真真相信，一百只大木箱装个砖头瓦片，塞得结搭结实，铜锁一锁，封条一封。五十匹马驮子，驮一百个大箱子，一到二更多天，牵到和珅家府门口连转三转。和珅格歇不曾困了，坐在高厅看兵书了，只听到马颈脖子威武铃“吭啷、吭啷”响。“安童，可是部队从堂经过？马铃声怎不断格？”安童出去一望，“老爷，不是部队经过，刘墉告老还乡，五十匹马，一匹马驮两个箱子，大概总是金银财宝，恐怕日里从我家门口跑不方便，坐夜偷了从我家府门经过，向山东运了。”“底高？五十匹马，一匹马驮两个箱子，格要有多少格金银财宝？刘驼子，你口口声声是清官，你清个什么景子？这下子把我抓住得呱。安童，多带点人出去，拿五十匹马统统拦下。”“喳！”二三十个安童窜出去，张成、刘安望到他家有人出来，马匹朝杠一撂，返身倒溜走了格。安童一望，用铜锁封条封好了格，说：“老爷，格铜锁锁住得，封条封住得格。”“抬到天井里来。”两个安童一抬，说：“老爷，箱子委该重，我们两人抬不动，四个也抬不动。”“六个。”再拿一百个大木箱抬到天井里。和珅一望，

铜锁锁了紧腾腾，封条封了密层层。

“刘墉，刘墉，你这下子被我抓住得呱。

我早朝上殿奏一本，叫你驼子命难存。”

好不容易等到四更多天，乾隆皇帝也不曾坐朝了。和珅到后宫见驾：“万岁，今朝刘墉告老还乡，坐夜偷偷从我家府门口经过，五十匹马驮一百个大木箱，总是装个金银财宝，把我拦住得，我请你万岁去过目。”“和珅，你说一百只箱子是金银财宝，有没有当他家将的面，拿这箱子打开来望望？”“格不曾。那他的家将人在何处？”“总溜走了。”“和珅，不好，你上了驼子当，刘驼子不是好叹气格，你今朝拿他一百个大木箱拦下来，他必定早朝上殿见驾，到孤皇面前奏一本，你跳进黄河洗不清。”“万岁，他格木箱来我家，我不曾开锁，我不曾启封条，封了好好格，我请你去过目。”“也罢，孤皇去看个明白。”跟随和珅来到元帅府，到天井里一望，果真是一百个大木箱，“开锁启封条。”安童拿封条一揭，铜锁一开。乾隆天子一望，“啊！和珅，你来望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”和珅一望：“啊！总是砖头瓦片啊！万岁，你看见格，我不曾开锁，我不曾启封条。”乾隆皇帝弄了莫名其妙，刘墉拿砖头瓦片装了这箱子里，向山东运，这是什么意思？百思不解。早朝坐殿，出圣旨召刘墉到金殿来问，圣旨召上大半天也未曾召到人，钦差官来交旨：“万岁，刘墉说他不来。”“为什么？他敢抗旨不遵？”“不，他说格，你昨天拿他官职捋啦得，他现在是平民百姓，一无前程，二无官职。说老百姓不能上朝，说不能坏了祖宗留下来格规矩。”“嘿！你个驼子，你鲜翻了！你不来，我非要交你来。”加一道圣旨，和他拉关系：“刘爱卿，你是当今太后的干儿，和孤家御弟兄相称，孤皇召御弟上朝，商议家庭事务，哥哥召兄弟，就不好不来。”刘墉接到这道圣旨，不敢违背，寻常上朝穿朝服，今朝也不穿。头戴一顶旧帽子，腰里束根带子，脚上穿双老婆圆扣鞋子。

摇摇摆摆来到金銮殿，皇兄连连口内称。

不叫万岁，叫皇兄：“皇兄，不知召御弟前来有何要事？”“御弟，孤皇一事不明，召你来

问个明白。你拿砖头瓦片装箱子里向山东运，这个是底高意思啊？”刘墉腾腾空打起一个大失惊：“万岁，我，我可呆？”“你不呆。”“众位大人啊！我刘墉果呆啊？”文武百官就说：“刘大人，你不但不呆，你比鬼总鲜翻。”“啊呀呀！皇兄，我刘墉又不呆，拿砖头瓦片对山东带，我神经病啊？”“御弟啊！格这箱子里不是砖头瓦片，是底高？”“皇兄，统统是金条，一共二十万两。”

和珅金殿来听见，果要躁死又还魂。

“刘墉，你不要害人，二十万两金条，我不曾开锁，我不曾拂封条。万岁看见格，封了好好格。”“皇兄啊！我这二十万金条呗，准备连夜运到山东去，和珅和中堂一夜之间，统统换成砖头瓦片。你，你要替我做主了。”和珅也狠了：“刘墉，你说是二十万两金条，我问你，你做宰相一年格俸禄银子有多少，就当你个钱不用，你做二十年宰相总聚不到这么多？你说这二十万两金条怎得来格？”刘墉不慌不忙说：“皇兄，你听听啊！你听听！和大人吞吃我金条不算，还要查我账目，要问到这批金条的来源，也是当初老皇帝康熙在位，赏把父亲刘统勋格，叫我家爹爹负责将这批金条，发放到江淮一带救济灾民。先父临死归天，再三嘱咐：‘儿啊，这批金条我家只有保管权，没得使用权，将来发放到江淮一带去救济灾民’。一直到我手里，我分文总不曾敢用。我削职为民，要到山东做平民百姓，我拿金条带了回转山东，可是和中堂一夜之间，统统换成砖头瓦片，皇兄，你要替我主持公道了。”乾隆皇帝倒被搅糊涂了，这个事情复杂了哇，究竟谁对谁错了，左右为难。刘墉不慌不忙说：“皇兄，你真正不相信，你派御林军到和大人家搜查，他家府内如果有这批金条，统统是我家格，我不是平白无故害他，我这金条上刻有老皇的钢印，有‘康熙十三年’五个字刻得来上，如果没得这个金条，说明是我刘墉害他格。”

和珅闻听这一声，魂灵总冒到九霄云。

和珅格奸党一想，刘驼子怎晓得这金条来我家格？“万岁，我堂堂兵马元帅，未曾违犯国法，无故不好搜查我家。”“和爱卿，正因为你是兵马元帅，官居极品，身正不怕影子歪，为了表示你的清白，朕就派御林军到你府上去搜查。”

派了二百御林军，跟随刘墉去搜查。

一到元帅府，库房门打开来一望，金光闪闪统统是金条。打发御林兵一点，只有十五万两，还有五万呢？把和珅用啦得格。“和大人，只有十五万，还有五万你拿出来啊。你不拿？不拿我找万岁去。”和珅吓了格，一把捧住刘墉：“刘大人，你高抬贵手，还有五万两赔赔把你。”肇拿小库房打开来，勉里勉强凑足了五万，一共二十万两金条送到刘墉家里。格刘墉成了暴发户，一夜之间发到二十万两金条格财，来到金殿说：“皇兄，多谢你为我主持公道，御弟我告辞了。”“去吧。”跑了三步，刘墉回过头来说：“皇兄，我有一事不明，向你请教，我这堂堂宰相官职怎得抛格？”“你问我，要问你自己了。”“皇兄，我这官职怎得抛格？瞎子吃馄饨，我心里有数。”“你有什么数啊？”“皇兄，只因三天之前，和珅和中堂与我打赌，他说：‘刘墉，你今朝也参本，明朝也参本，朝纲有个人你可敢参？’我问他哪个，他说你万岁，敢参你万岁一本，他当文武百官之面向我磕三个响头，叫我三声先生。我与他打了这个赌，上殿参你一本，不料拿乌纱帽参抛了。我要回转山东做平民百姓，不过临走之前，我要请和大人向我跪下来，磕三个响头，叫我三声先生。

他只要跪下来认先生，我回到山东也宽心。”

乾隆皇帝一听，哦，我原说你刘驼子怎干大格胆？原来你和珅来下参忿格。“和珅，有没有此事？”“万岁，确……确有此事。”“既然有这回事，言而有信，跪下来认先生。”“哎！万岁，我堂堂兵马元帅拜一个草民为师，成……成何体统啊？”“和珅，正因为你是兵马元帅，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，要言而有信，跪下来！”刘墉说：“皇兄，也要请你开开恩，做先生要有先生

派头,请你赏张椅子凳,等我坐了金殿,好让大人拜师。”“端把他。”刘墉朝金殿一坐,和珅倒哪好意思叫了?朝乾隆皇帝望望,圣天子面沉似水。“叫。”刘墉抬抬手,“和大人,爬近点,爬近点,要爬到我裤裆底下来。”和珅没得办法,爬前三步,

弯下腰来拜三拜,先生连连叫三声。

可怜了,敲了金条二十万,回过来叫他老先生。

二十万金条被敲啦得,还要叫人家先生。刘墉说:“皇兄,我有和中堂这个门生,回到山东心也宽了。御弟我告辞了。”“去吧。”才跑出去三步,“刘墉,停下,跪下听封。”

刘墉前来听封赠,官复原职受皇恩。

“哎!宰相官职又家来格,多谢万岁!”他一跑一摆,架子比任何人都大。一散朝来到朝房,“张成、刘安,我曾说顶多三天,我宰相官职就家来格。怎说,只有两天半。”“老爷,你鬼花头足格,做了官,也发了外块财。”

我也不提刘墉与和珅朝纲之中,结下深仇大恨。

再提公子左良臣,不分星夜上皇城。

公子讨饭进京,一到北京城,到清华门,因为天气冷,他朝步檐底下一壅,蹲杠晒太阳。事情凑巧,来这时候,一匹坐骑,马上坐一员大将,后面有小兵相随。这是哪个?值殿将军吴能,奉命巡城,望到步檐底下一个小孩子,“左右,将那个小娃娃带过来。”士兵上前揪住公子格耳朵,拖到马身边。“小娃娃,向我家大人见礼。”

公子吓了双膝跪,大人连叫二三声。

“娃娃,你在清华门干什么?”“大人,我是来进京告状格。”“告状啊!好,本将军到现在从来未曾受理过状纸,今朝破破例,受你格状纸。你叫什么名字?家住哪里?要告哪个?果有状纸呈上来?”“大人啊!状纸我有,不过在告之前,先要请问你将军尊姓大名,官居何职?”问他官职多大?“问我的大名,告诉你:皇封值殿将军二品官,姓吴,我叫吴能。”“大人,我不告。”“为什么不告?”“大人,你,你格名字不好。”“我的名字哪一点不好?”“大人,你就是没用头名字。你叫无能啊!

你个名字叫无能,最好请你不要烦神。

金銮殿上告不准,连你格官职保不成。”

“本将军叫吴能。”“我晓得你叫无能。”“我姓吴,口天吴。”“大人,你真叫吴能,格我就告。”“你告哪个?”“你听好了格,

一不告朝纲文宰相,二不告执掌兵权大将军。

文武百官总不告,单告国舅桂大人。”

格吴能听到这一声,吓了三魂少二魂。

“去去去,小兔崽子,死走,死走,不要来烦我。”“大人,你不是叫吴能啊?”“死走,我叫无能,我不叫吴能。”听到国舅怕格,情愿叫无能了,不敢叫吴能啊。公子被赶出清华门,跌跌冲冲,抖抖嚯嚯。

一路行程朝前奔,护国寺到面前呈。

他是讨饭进京,没得饱肚子,再加上腹中饥饿,头昏脑涨,眼冒金星,

一个跟斗掼到地,神木不知半毫分。

小和尚一望,连忙进去告诉当家师。当家师吩咐抬到里面,一看公子格脸色,“徒儿,这个小娃娃是被饿昏了,弄点点心把他吃吃。”肇拿公子救醒了,弄点点心把他一吃,有了精神了,

双膝跪在禅堂内,师父连连口内称。

“小娃娃,你因何饿成这个景子啊?”“师父,我进京告状格。”肇拿山东遭荒,桂太发赈,

冤斩父亲，一情二节细说分清。当家师一听，哈哈大笑：“你个小贼，你胆倒不小啊，竟敢告国舅，你可知洒家我是何人啊？实不相瞒，我叫法空，和国舅桂太是八拜之交，弟兄之称。你竟敢告我格兄弟了。徒儿们，将他拿下。”两旁格小和尚如狼似虎，绳子一扎，拿公子朝二梁上一吊，举起格皮鞭。十二岁格小朋友，娇皮细肉，把鞭子一划，身上一条血杠，

公子吊了二梁上，救命喊了不绝声。

一声救命，惊动后堂一个老和尚。这老和尚人称智能大师，他本来是护国寺格长老，法空是他格徒弟。现在年纪高大，不管庙里事，来后堂修道。他不是自己修，是代替乾隆天子出家修道，也就等于是乾隆皇帝的替身郎。听到有人喊救命，禅杖一戳，来到前面禅堂。“你们为什么打这小孩子啊？”法空一望是师父，说：“师父，他进京告状告国舅格。”“怎么？国舅犯法，就告他不得？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。将他松绑。”智能大师一开口，小和尚不敢犟，拿公子从二梁上间松下来。老和尚一望，说：“你们何苦啊！拿这小娃娃打成这个样子啊！小娃娃，不用哭，来来来，随我来。”带到后堂弄清水拿他身上血迹洗啦得，敷药一敷，末药一抹，结疤脱盖好起来蛮快。“小娃娃，你因何要状告国舅？你慢慢说把我听。”

公子跪了禅堂内，大师连叫两三声。

师父啊！真人面前不说假，假人面前不说真。

提到我家伤心事，冤沉海底海能深。

上上下下说一遍，点点滴滴总分清。

智能大师就说哇：“小娃娃，你要状告国舅谈何容易啊！不要说到金殿，你连午朝门总不得去，午朝门有小兵站岗放哨，我可以带你到午朝门喊冤。不过，万一告状不准，万岁追究下来，就有杀头之罪。十六岁算满冠，你才十二岁没得死罪，我就有死罪，我是出家人，如果一死，连收尸格人总没得。小娃娃，我也不能带你到午门喊冤啊。”公子虽然年纪轻，生得非常聪明，听到智能大师话中有话，这老师父肯带我到午门喊冤，不过他有后顾之忧，怕一死没得人为他收尸，要想他带我到午朝门喊冤，我必定先要解除他的后顾之忧。公子聪明伶俐，

跪在禅堂忙磕头，爹爹连叫两三声。

“爹爹，你拿孩儿带进午门喊冤，

有个三长并两短，我做披麻戴孝人。

你在世有我养，死了有我葬。

年纪大了有个伤风并咳嗽，我做端茶奉汤人。”

智能大师沿小出家做和尚，今年已经七十三岁，从来不曾听见哪个叫过父亲。听到公子一叫父亲，哈哈大笑：“儿啊！起来起来哇！你胆放宽心，为父将你带进午门去喊冤。”“父亲，你倒不怕国舅啊？”“什么？我怕国舅，他算什么东西？”

老和尚水磨禅杖拿一根，嘴里喊了不绝声。

我匡了七十三岁活不成，也拼拼国舅老奸臣。

和尚有儿子稀奇了。两人洗过手脸上床歇息，就拿公子捧在怀里，脸霍了格脸困到四更天，“儿啊，好起来了，我们早点动身，好上午朝喊冤。”洗过手脸，“孩儿啊！朝纲有三百文官二百武将，我有言语嘱咐于你。

叫声我儿听分清，一路跟我要当心。

我拿你带进午朝门，会会清官刘大人。”

肇爷儿两个手挽手，午朝门到面前呈。

你们说智能大师格威望有多高？御林军来下站岗放哨，望到他不但不敢拦他，反而个个打招呼：“大师，你早！”“大师，你早啊！”一到午朝后门，两人坐下来。“儿啊！一歇刘墉的

轿子一到，你窜出去拦轿喊冤，他必定要问你，是哪个带你来格？你不能说我带你来格，就说个人闯进来格，可懂啊？”“父亲，我懂格。”一歇辰光，刘墉身坐轿梁，张成、刘安手提灯笼火前面领路，来了格。“儿啊！刘大人来了格，快窜出去喊冤啊！”公子窜出午朝门，高喊冤枉冤枉冤枉啊！

我有一件冤枉事，冤枉到无底海能深。

刘墉端坐轿梁，信嘴就问：“什么人喊冤？什么人喊枉？可有状纸呈上？”“大人，小民有状纸，等我脱把你。”“哎！小孩子说话怎颠三倒四，状纸是拿把我，怎得脱把我啊？”他不晓得，状纸写在衬衫上。公子拿衬衫一剥，赤膊皮条。张成、刘安拿衬衫朝手里一抓，一股汗酸臭。公子讨饭进京，格味道好闻？一望，有一张血状，“老爷，这是一张血状啊！”刘墉端坐轿子，接过状纸，张成拿灯笼火朝前间一凑，赵钱孙李从头看起。

上上下下看完整，捶胸顿足泪纷纷。

“不得了了呱，

山东省里出了连天祸，我来皇城不知闻。

桂太啊桂太，状纸上所告，不论是哪一条，你都有杀头之罪。桂太啊桂太，你还有欺君之罪。小娃娃，你不要惊怕，是哪一个将你带到午门来喊冤？”“哎，大人，不曾有哪个带我来，是我个人闯进来格。”“不对，午朝门乃是重地，不要说你小孩子，就大人总闯不进，必定是有人带你来格，而且这个后台老板离此不远。”待我刘墉略施小计，拿后台老板钓出来看看。究竟是哪个？眼睛一瞪，耳朵一竖，“张成，刘安。”“有。”“这个小娃娃胆大包天，私闯午门重地，将他推出去，斩。”“喳！”张成、刘安懂他格意思，拿公子用绳子一扎，做鬼推出去要杀，格智能大师在午朝后门躲不住了，儿子要被杀，放趟子朝出溜，“刀下留人。”

刘大人抬起头来望望清，恨不得笑了肚里疼。

“啊呀大师，原来你就是后台老板。老实同你讲，我要杀他是假，拿你钓出来看看才是真。”智能大师一听，啊哟，这刘驼子怎干促狭，“刘大人，要请你帮做主了。”“大师，这小孩子是你什么人？”“他是我的螟蛉。”“哦，既然是你的义子，你将他带回护国寺好生抚养，待本相上朝，参他一本。”智能大师谢谢刘墉，带领公子回转护国寺。刘墉上殿见驾，来到金殿一想，桂太是西宫国舅，山东巡抚，我要想参本告他，单丝不成线，孤木不成林，我个人就怕告不倒他，也罢，不如等我家去想个两全之计，要么不告，要告就一次性告倒他。散朝来到自己家里，朝高厅一站，动脑子想办法，我用底高办法能够参得倒桂太？刘墉来高厅转了几个弯，横也难来竖也难。

刘大人正在为难处，来了他格同床共枕人。

刘墉家夫人来到高厅，“老爷，你个人坐了高厅，又来下想什么野心事？”“啊呀！夫人来了格。夫人，有你来家，天下的美女都不放我的眼内，我也敢想什么野心事，只因山东左良臣进京告状，状告国舅，我有心替他伸冤，又想不到办法，你可有好办法？”“老爷，国舅官高职大，凭你个人是告不倒他，你只有请文武百官帮忙，叫他们先参一本，然后你再加一本，两本夹攻，才能参得倒国舅。”“夫人，果真是好计。我刘墉有了妙计了。”究竟是什么妙计？

一到第二天，才不过四更多天，刘墉来到午朝门口，通杠等人，要等待和珅。因为和珅是桂太格表叔，如果有表叔告表侄，肯定是易如反掌。一想，这个和珅他又不呆，怎肯告自家侄儿，我今朝再设起圈套，让他上我格当，钻到我圈套中，逼他告，不告也得告。桂太本来是来山东，万岁出圣旨召他进京，早朝要问他山东情况，所以今朝早朝桂太也必定要上殿见驾。和珅这个人他文武全才，论文，他是武英殿大学士；论武，他是全国兵马大元帅。他东华门、西华门都可以跑。一歇辰光，和珅来了哇，刘墉立起身来，抢哨打招呼，“和中堂，你

早！你早啊！”和珅听到刘墉格声音，连忙走出轿门，弯腰一礼，一躬到底，“啊呀，先生，你早！你早！”他叫先生，来金殿当万岁认格，他不好不认。

“先生有何吩咐？”“和大人，我才间来朝房里面，五百朝臣，高谈妙论，拿朝房吵得乌烟瘴气，我们蹲外间坐坐，吸吸新鲜空气，可好？”“好格，先生，依你。”“张成，把马褡子拿过来，让和大人坐下来。”两人怎呢坐格？这个坐法有讲究。刘墉坐前面，张成、刘安手提灯笼火，撑了旁边格。和珅坐在刘墉后面，格辰光才四更多天，天也不曾亮。刘大人开口：“和中堂啊，朝纲里三百文官，二百武将，看见我刘墉总恭恭敬敬，就是有个人架子大了，把我当朝宰相都不放在眼内。”“先生，你说格是哪个？”“哪个哎？西宫国舅，山东巡抚桂太。”“啊呀呀！先生，你拿桂太当什么人啊？他是西宫国舅，皇亲国戚，也是封疆大臣。

提到桂太官不轻，文武百官怕三分。

就是见到和珅就不同，又行礼来又鞠躬。”

刘墉闻听这一声，正中其谋二三分。

“和大人，你说桂太看见你，行礼鞠躬了，我不相信，我们打个赌怎呢？”“假使今朝桂太看见我，行礼，鞠躬，你怎呢说？”“和珅，桂太今朝早朝上殿来见驾，我们坐了朝房门口等，今朝向你行礼鞠躬，我输三千两银子把你。”“不行礼鞠躬嘛？”“不行礼鞠躬，我输三千两银子把你。”口说无凭，叭叭叭击掌为证。一歇辰光，桂太身骑高头大马，后头小兵相随来了格。“和大人，桂太来了呱，你等他向你行礼鞠躬哦。”和珅拿身子坐坐正，坐杠等。格辰光才四更多天，朦朦胧亮，桂太坐了马高头，向朝房门口一望，老远只望到格刘墉，他不曾望到和珅。刘墉格影子拿和珅遮住得格，望到格刘墉，他一肚总是气。唉，冤家路窄，怎家来就碰到这刘驼子？不要睬他，等他死走了，我好上殿见驾，调转马头。刘墉说：“和大人，桂太转身要走了哇，你也等他向你行礼鞠躬。”

和珅闻听这一声，可要躁死又还魂。

和珅身子一立，马鞭子朝手里一抓，

怒气冲冲站起身，吼喊一声如同响雷阵。

“目无尊长该有罪，我打死你格小畜生。”

一个箭步窜到桂太格坐骑前头，“叭哒”一马鞭子，桂太被打得措手不及，走马高头栽到地落。肇和珅不由分说向死里打。

打一记来骂一声，头上打到足后跟。

桂太被一打，莫名其妙，“表叔，你怎瞎打啊？”“我不打你，打哪个啊？你目无尊长，连表叔总不放在眼内，看见我不行礼，不鞠躬，害我输了三千两银子啊。”“表叔，我才间又不曾看见你。”“我坐干近，你总不曾看见，你瞎了眼睛。”“劈呖叭啦”只是来杠打，桂太弄手一捋，满手总是鲜血，望望鼻头管里格血嗒嗒嗒朝地落直滴，“表叔，你怎还打？我走山东赶家来，特地早朝上殿见驾，你拿我打成这个狼狈景子，我怎呢好上殿？也罢，我索性不上殿，等到皇上追究下来，我单看你表叔可担当得起这个责任？”翻身朝马高头一跳，手一挥，“走！我们回转山东。”调转马头走了格，和珅还来杠跺脚爬头骂天设地。刘墉跑到他身边，“和大人，打得好，打得好。”“刘墉，今朝打赌是你输格也是我输格？”“啊！算我输格，三千两银子我照把你。”哪晓刘墉腾腾空打起个大失惊，“啊呀！和珅，大事不好，你闯下塌天大祸啊！”“先生，我闯底高祸？”“和珅，我猛然想起，桂太走山东赶家来，万岁出圣旨，召他早朝上殿，问他山东情况。你不由分说打了他头破血流，现在回转山东，万岁见不到桂太，金殿必定要追究。

背不起文武百官奏一本，你浑身长嘴说不清。”

和珅一听，吓了大半条命，来到刘墉面前双膝一跪，

“先生啊！也望先生施妙计，救救你家学生命残生。”

刘墉两个手一背，和珅弯腰驼背跟他后间，刘墉转到东，和珅跟到东。两个溜溜一转说：“和珅，就能格，万岁问到你，你为何毒打桂太，你就这样子说。”“怎呢说？”“你就这样子说。”“怎样说？”“你就这样子说，你就说，桂太是西宫国舅，山东巡抚，官高职大，不思报国，到了山东，草菅人命，私杀朝廷命官，动用黄罗伞盖，吞吃皇纲金子，有谋皇篡位之心。像他这种奸臣贼子，人人得而打之，人人得而诛之。我和珅是他格表叔，痛打表侄大义灭亲，对奸党恨之人骨，一时气愤不过，来午朝门将这奸贼毒打一顿。你肇这样子一说，不但没得罪，相反有功劳，万岁要加封。”“先生，对格，好办法！好办法！不过先生，假使万岁问我凭据，我又没得证据。”“不要紧格，证据我有，我早就为你准备好了。”从衣袖管里把血状拿出来，和珅接过一看，两个溜溜一转，晓得上了刘墉大当，“啊，刘墉，你坏了，你坏了，你拈砖头给我啊！我上你格当啊！告诉你，状纸我不要，桂太我也不告。”“和珅，你没得我这张状纸为证，你金殿必死无疑。”“我不稀见！”“好好好，状纸我拿起来。假使万岁发火要杀你，你朝我做做关目，我拿状纸好递把你。”

一歇辰光，钟鼓齐鸣，百官上殿。圣天子龙开金口：“山东巡抚桂太为什么早朝不上殿见驾啊？”刘墉抢哨一跪：“万岁，桂太昨天就回来，今朝早朝上殿来见驾格，到了午朝门口，不知为了什么情况，被和珅和中堂毒打一顿，打了头破血流，现在回转山东去了。”“什么？和珅，有没有这回事？”“万岁，是有这回事格。”“好你个和珅，你还得了！你痛打皇亲，分明是藐视君王，有欺君之罪。左右，脱下他的蟒袍玉带，摘下粉底朝靴，探下乌纱大帽，

官职捋了干干净，推出午门不容情。”

和珅跪在金銮殿，冤枉喊了不绝声。

“和珅，你哪一点冤枉？”和珅一想，要说喊冤枉，我又没得凭据，嘴朝刘墉一拱：“先生塞把我！塞把我！”刘墉见他做关目，拿状纸一捏，朝他身边一放。和珅拈起来，有了凭据，狠起来格：“万岁，我为何毒打桂太，我有原因，我有理由格。”“你打人也有理由了，你说嘎。”“万岁啊！桂太是西宫国舅，山东巡抚，官高职大，不思报国，到了山东，他草菅人命，私杀朝廷命官，动用黄罗伞盖，吞吃皇纲金子，有谋皇篡位之心。像他这种奸臣贼子，人人得而打之，人人得而诛之。我和珅是他格表叔，痛打表侄，大义灭亲，对奸党恨之人骨，一时气愤不过，来午朝门将这奸贼毒打一顿。”他好了拿刘墉教他格话，一字不错总背出来格。乾隆皇帝就问：“和爱卿，你说桂太在山东有谋反之心，可有凭据？”“有，有血状为证。”血状摸出来，荐上龙书案。圣天子端坐金殿，从头至尾上下看起。

上上下下看完整，龙靴蹬破两三针。

“山东出干格个事情，孤王也不晓得。和爱卿，你大义灭亲，精神可嘉，官复原职。”穿宫太监赶往后宫，赏和珅黄马褂一件，“多谢万岁！”和珅一想，竟要告哇！一告有了黄马褂穿了。“和爱卿，告状之人叫什么名字？现在人在何处？”“万岁，要问我家先生，我家先生他才晓得格。”乾隆皇帝一听就明白了，你个大草包，你个大草包，刘墉拈砖头把你，你不晓得蒙在鼓里也大起劲：“刘墉，究竟是什么回事？”刘墉不慌不忙跪下来帮他圆谎：“万岁，是这么一回事。今朝早朝我与和大人上殿见驾，路经午朝门，一个小孩子拦轿喊冤，我问清了情况，和大人收格状纸。他叫左良臣，山东人氏。现在我交把护国寺长老智能大师收养。”“那好，圣旨发到护国寺，召左良臣上殿见驾。”一道圣旨下到护国寺，智能大师接到圣旨不敢违背，帮公子身穿罪衣罪裙，带到午朝门口。就来午朝门口，公子跪下来，一步三拜，三步九磕，二十四拜，

慢慢爬上金銮殿，陛下连连口内称。

“下跪之人，你就是左良臣？”“万岁，正是小民。”“抬起头来。”“万岁，小民不敢，恐怕惊

吓万岁。”“恕你无罪。”公子将首一抬，万岁一望，一副好相貌，生了眉分八字，牙排碎玉，天庭饱满，地阁方圆。

望望眉心还有一把珍珠伞，必定是朝纲里大贵人。

“小爱卿，你年纪轻轻进京告状，令人佩服。智能大师，你将他带回护国寺好生抚养，孤王马上派兵遣将赶往山东，拿捉桂太。金殿所告如属实，小爱卿，孤王定有重封。”智能大师谢谢万岁，回转了护国寺。

接上段圣天子端坐金殿，启开龙口：“众位卿家，像桂太在山东自立为王，竟起谋反之心，有哪位爱卿带领兵马拿捉桂太？”

哪晓得文官文不应，问到武官不作声。

三百文官二百武，总像泥塑木雕人。

刘墉一望，啊呀！朝纲都是贪生怕死之辈，不如我来，双膝一跪：“万岁，老臣不才，我愿前往。”“刘爱卿，也是你忠心为国，既然有你前去，过来听封。”

刘墉前来听封赠，十三省巡按你当身。

尚方宝剑交把你，先斩后奏不容情。

“万岁啊！老臣有一事恳求，我到山东拿捉桂太，恐怕人手单薄，个人难以将桂太拿捉，也请我主洪恩浩荡，派个帮手把我。”“刘爱卿，朝纲有三百文官二百武将，任你挑选，你喜欢哪个你就选哪个。”“万岁，要说挑选，老臣不敢担当，

我文武百官总不要，单要我家和珅小门生。”

“和卿家，刘卿家挑到你，过来听封。

和珅前来听封赠，副巡按之职你当身。”

“刘爱卿，另外孤皇赐你御扇一把，这把扇子代表君王，见扇如见君。”“多谢万岁。”一散朝，刘墉背背和珅：“和大人，早点收拾收拾，我们动身好走。”和珅拿身子一转：“刘墉，你害人么不是这腔调害法子，你又不是不晓得，桂太是我格表侄，有表叔捉表侄格道理了？”“和珅，捉桂太格功劳大了，我不把旁人，因为我们是师生道理，挑你一挑。你狗咬吕洞宾——不识好人心。”“我稀见啊！”“好格呢，我赌你敢不去啊？”各自回转府门，和珅一回到家，朝高厅一坐，想想又难过，你格刘驼子，我怎有脸面到山东捉自家侄儿，要说不去我是违背圣旨，驼子，你要弄岔我，我请你活不到明朝。修书一封，打发得力安童送到西宫。西宫桂娘娘一望，晓得刘墉要到山东捉她家哥哥。“安童，回去告诉表叔，就说哀家知道了。”安童一走，桂妃设计阻拦刘墉。

一到第二天天明，刘墉点起三千兵马，张成、刘安前面开道，

兵马队队到东门，来了拦挡路人。

张成、刘安来通报：“老爷，东门不好跑，前面有鸾驾拦路。”“啊呀！张成、刘安，鸾驾万万不能冲撞，不是正宫娘娘，就是当今太后，我们改道从南门。”

兵马队队到南门，又有鸾驾拦路程。

“老爷，南门也有鸾驾。”“哦！难道正宫与太后同时出宫？”“张成、刘安，鸾驾千万不能冲撞，改道，我们从西门。”

兵马队队向西行，又有鸾驾到来临。

“老爷，西门也有鸾驾。”“什么？西门也有鸾驾？”怪事，鸾驾只有正宫娘娘才有资格摆，为何东南西三门都有鸾驾？“张成、刘安，你们去访一访，这鸾驾是何人而摆？”张成、刘安去一访，“老爷，西宫桂娘娘摆格。”“什么？桂娘娘摆格，我明白了，她想摆起鸾驾，阻拦我的去路，不许我到山东捉她家哥哥。桂妃！桂妃！你多大格人多大胆子？你小小一个西宫，有什么资格，什么权力摆鸾驾，我叫你吃不了兜着走。张成、刘安，带领兵将打碎鸾驾，夺路而走。”

“老爷，你叫我们打鸾驾？你可要命啊？鸾驾不好打。”“打！有我担当。”“好格，有你老爷担当，我们会格。”手拿棍棒，来到鸾驾身边，“劈哩叭啦”“叭啦劈哩”上前就打，拿掌扇敲做两半个，龙凤旗撕了碎纷纷。

打开一条路，带领兵马走了格。桂娘娘一望说：“刘墉刘墉，你胆敢打鸾驾，你就活到今朝了。”这妖妃又丧，自己动手到脸上划了两条血杠，手到头上一捋，披头散发，一头跑了一头哭，金銮殿上把冤伸。

乾隆皇帝有三宫六院，最宠爱就这西宫桂妃，见到桂娘娘梨雨满面，就问：“爱妃，哪个欺侮于你？告诉孤王，有朕替你作主。”“万岁，有哪旁人敢欺侮我？今朝有刘墉看见我，嬉皮笑脸当众要想调戏于我，臣妾我不肯，

他就动手拿我头发揪了纷纷乱，龙凤裙撕了格碎纷纷。

圣天子一听，龙颜震怒：“大胆刘墉，你还得了？臣戏君妻，要罪灭九族。值殿将军吴能何在？”“有。”“命你带领三千骑兵火速出京，拿捉罪臣刘墉。”“喳！”吴能带领三千骑兵飞马出京，拿捉刘墉。刘墉走出皇城约摸有七八里路程，吴能格骑兵追到了，来快马之上高声大喊：“圣旨下！”刘墉听到格圣旨，不是走出轿梁，是吓滚出轿梁，双膝一跪，迎接圣旨。吴能不由分说：“左右，将这反贼拿下！”

一声令下不非轻，刘大人捆绑紧腾腾。

一到午朝门首，拿刘墉朝将军柱上一绑，吴能上殿交旨：“万岁，罪臣刘墉已被捉到，等候发落。”“爱卿，不须带他上殿，朕命你为监斩官，单等午时三刻，将他开刀问斩。”吴能领旨监斩，一到午朝门首，刘大人被五花大绑。

杀人鼓打了咚咚响，落魂炮放了不绝声。

单等午时三刻到，刘墉哪有命残生？

刘大人绑了午朝门，哭到死去又还魂。

叫一声苍天啊，想我刘墉忠心耿耿保皇驾，怎就没得格好收成？

竟是臣子伴君王，好比山羊伴虎狼。

臣伴君王终有祸，羊落虎口必身亡。

皇上，你杀的是文华殿大学士，杀的是吏部天官，杀的是当朝宰相，万岁啊，你杀的是当今太后的干儿，杀的是太子少保，你杀的是大大的忠良啊！皇上，你不应该啊！刘墉绑在午门仰天长叹。张成、刘安就说：“老爷，如何是好？”刘墉叫一声：“刘安，

速速到后宫向我母后报个信，午朝门搭救我当身。”

“唉！对格！老爷你死不了，我们去报信。”放趟子直奔后宫报于皇太后。皇太后一听，自家干儿子要被问斩，这还得了？急急匆匆来到午朝门首：“干儿，哀家晚一步，让你吃到大格苦，来来来，随我上殿。”拿刘墉绳子一松，

一把捺住刘墉手，并并行行入朝门。

乾隆皇帝一望，母后来了，连忙起身迎接：“母后，不蹲后宫，到金殿所为何事？”“皇儿，刘墉犯了多大格罪？你要将他问斩。

不看金刚看佛面，不看鱼情看水情。

看在哀家的份中之情，你也不应该将他斩首。”“母后，正因为看了你母后格情面，按照国法，臣戏君妻，要罪灭九族，我不杀他全家，只杀他个人，对他是格外开恩。”“哦！臣戏君妻，他调戏哪个？”“他调戏西宫桂妃。”“桂妃人呢？”桂娘娘抢哨朝下一跪：“母后，臣妾有礼。”“哀家问你，你说刘墉调戏你，他怎样调戏你？”“母后，他，他来西门。”“底高西门？你不蹲皇宫之中，你上西门做底高？你赎魂灵嘎？”刘墉双膝一跪：“母后，儿臣到山东拿捉她家

哥哥，她来东南西三门摆起鸾驾，阻拦我的去路，不许我上山东，我一时恼怒不过，带领兵将打碎鸾驾夺路就走，可是她相反陷害我，说我调戏她。母后，你要替儿臣做主了！”皇太后一听，只气得花容失色，柳眉倒竖，执手一指，“你格妖韶！你格妖韶！你小小一个西宫，有多大格资格？有多大格权利，你好摆鸾驾？皇儿，这个贱人败坏大清皇朝的规矩，理当打入冷宫，今生今世不超升。”乾隆天子一听，啊哟！爱妃，你怎思量到摆鸾驾，我有心救你，我也救不了。桂娘哭哭啼啼被打入冷宫。皇太后说：“皇儿，说明刘墉是正确的，应当官复原职，穿宫太监传哀家懿旨，打开国库，拿昔年大宋朝包拯用的三口铜铡抬到金殿来。”一歇辰光，三口铜铡抬到金殿，国母吩咐，“刘墉跪下，万岁不封，哀家来封，当文武百官之面拿三口铜铡赐把你。你要仿效当年的包龙图，为国除奸，为民除害。仔细听封，你龙头铡铡的是龙子龙孙，虎头铡铡的是文武大臣。狗头铡铡的是土豪劣绅，要公正，不要留情，万古流名。”乾隆皇帝一听坐不住了格，龙子龙孙总好被铡格也得了，“母后，你封得太重。”“皇儿，为了大清的江山社稷着想，哀家封了也嫌小，不许多嘴。”万岁一听，不好，我再多多嘴，她封了还要大。皇太后下令，文武百官沿三口铜铡转三转，看三看。

忠良官看了哈哈笑，奸臣吓了汗淋淋。

你背背我，我扯扯你，“老兄，肇要当点心，不要犯到刘驼子手里，把他这虎头铡一铡，到阎王家去伸冤啊。”刘墉接过三口铜铡，拜别过皇太后，辞别过万岁，离开金殿，跨上轿梁。

身坐轿子前面走，三口铜铡紧随身。

再说到和珅，人来外罗城，见到刘墉被捉上金殿，心里一想，刘驼子这下子被捉了进京，肯定死罪一条。他一死，我是上山东，还是不上山东？正准备打转家去问万岁，老远看见刘墉格轿梁，后面还有三口铜铡相随。哎！格不是刘驼子格轿梁？怎又来格？轿子一到面前，刘墉走出来了。“先生，你不曾，不曾……”准备说你不曾死啊，“你倒哪有三口铜铡格？”“和珅，桂妃设计要想害我，不曾害得到，我又弄到三口铜铡，龙子龙孙总好铡。”和珅一想不好，这个驼子害不死，越害好处越大么，相反害到三口铜铡把他，“先生，你可上山东啊？”“上山东啊！”“格时间不早，我们赶紧动身走。”肇兵马起程，

三千兵马前面走，三口铜铡紧随身。

在路行程数天整，山东到了面前呈。

一到山东境界，刘墉下令兵马屯扎，安营扎寨。张成、刘安就说：“老爷，既然到了山东，锅子趁热端，酒做多时了要酸，赶紧要拿捉桂太。为何兵马屯扎？”“张成、刘安，你们懂底高？我现在是十三省代天子巡抚，既然到了山东，我就要微服察访，访民间果有不平冤屈之事。来，你们随我出去私访。”打发小兵寻一件道袍，头戴道帽，身穿道袍。

肇堂堂巡抚老人，扮做个道士老先生。

“张成、刘安，路途百姓来盘问，就说我们是师生三个人。”

刘墉走前面，张成、刘安后面跟随。

一路行程朝前奔，看见个寡妇上夫坟。

“张成、刘安，你们看啊，那旁有个少年寡妇来下上坟啊！浑身雪白，朝坟上一伏，来下悲泪啼哭。我们倒听听，她哭点底高？”

小寡妇，在坟堂，悲泣泣，
叫一声，短命夫，误我终身。
想当初，请媒婆，央媒说合，
选良时，将奴家，娶过门庭。
我只说，与丈夫，一同到老，

谁知道，老阎君，铁面无情。
将我夫，捉了去，魂归地府，
丢下我，小奴家，冷冷清清。
少年寡妇越哭越伤心，刘大人旁边看分明。

“张成、刘安，你们望啊！这个女子哭声带笑声，他的丈夫必定死得不明不白，受人谋害而亡。”“老爷，少说点，你凭底高说人家丈夫死得不明不白？”“凭我做宰相这副耳朵，这双眼睛，我能看得出，我能听得出，不相信，我问把你听。”来到少年寡妇面前说：“小女子，人死不得复生，不须过份悲伤。”“先生，我家丈夫死了苦。”“你的丈夫因何亡故？”“我家丈夫心脏病发作，夜间急病亡故。”“不对，依我看，你的丈夫必定死得不明不白，必定受人谋害而亡。”“先生，这个玩笑开不得，小女子我担当不起。”“你不相信，你可晓我是何人？我乃十三省代天子巡按刘墉。”那个少年寡妇听到是十三省巡按，不慌不忙镇定沉着，来到刘墉面前，彬彬有礼，

弯腰奉揖忙行礼，“参拜巡按老人。”

“小女子，你的胆识不小，我说你丈夫受人谋害，你可相信啊？”“大人，我家丈夫明明是心脏病发作，你硬说他受人谋害，我这名声不把你败坏啦得。”“你不相信，三天我就能证明把你看。”“大人，假使三天你破不了案呢？”“三天破不了案，这个宰相印把子把你，宰相官职等你做。”“大人，说话要算数，口说无凭，击掌为证。”“啪啪啪”两个人一拍掌，那少年寡妇转身走了格。张成、刘安就说：“老爷，你何苦？莫名其妙同人家打这个赌，她住哪里、叫底高你总不晓得，你这个赌不绝输啊？”“张成、刘安，你这话错格，要想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，我们三人兵分三路，张成向东，刘安向西，我沿这条大路，我们去访探消息，日落西垂，到此地会合。”

肇主仆三个分三路，第一天到夜没得消息，第二天到夜杳无音讯，第三天到太阳落山，毫无头绪。刘墉一想，不好了哇，我阴沟洞里翻船，栽了这少年寡妇手里，还有一夜时间，我破不了这个案，我这宰相官职就要抛。

刘墉拿眼睛翻一翻，横也难来竖也难。

正来这时候，落了一阵暴头雨。刘大人眼睛一观，十字街坊坐北朝南第三家门开了杠，一个趟子来到门口，只见一个年老婆婆来下摇棉，“老妈妈，外面大雨降临，望你行个方便，等我躲雨片刻。”“先生，暴头雨伤人格，你进来，我烧碗生姜红糖茶把你驱驱寒气。”年纪大格良心好，一碗生姜红糖茶烧好了。刘墉捧在手里正准备喝，只听到“叽咔”门一响，一个后生少年闯进来格，一把揪住刘墉格领宗：“你个牛鼻子道士，我不来家，你竟想我家妈妈格眼孔啊，我今朝打死你格牛鼻子。”拎捣拳头要打，老妈妈大喝一声：“畜生快快住手，这个先生被暴头雨淋了，我烧碗红糖茶把他驱驱寒气，你情丧败坏你家妈妈格名声啊。”“先生，对不起，我这个人比较莽撞，你不要见怪。母亲，红糖茶哪能驱寒气？我床肚里有陈了十三年格老酒，拿出来，一来向先生赔礼，二来把先生驱驱寒气。”肇两个人坐下来准备吃酒，后生少年开口：“先生，我这人就是脾气不好，比较鲁莽。我姓刘，名叫刘清，我这眼睛有点瞟格，人家喊我瞟眼刘清。我有一道不好，我就喜欢赌钱，听到赌钱，就赛过年。本来家里万贯家财，把我输啦得了，连累我家妈妈现在陪我受罪。”“后生家，赌钱不是好东西，一定要改啦得。淘气淘了面红，赌钱赌了家空。”“啊！先生，你是个好人，初次同淘，你就教育我行好，我们倒蛮有缘格。先生，我们结拜弟兄两个果好？”“格不好，我是个出家道士，孤苦伶仃，我哪好和你结拜弟兄啊？”“我们有缘。”“格不好，再加上我又是个驼子，我不配和你结拜弟兄。”“先生，你怕底高？驼不要紧格，朝纲里刘墉驼子也做宰相了，告诉你这年把驼子吃香了，你瞧得起我格，我们就结拜弟兄。”“我哪有瞧不起你格道理？好格，我们就结拜弟

兄。”来到门口撮土为香，

弯下腰来拜八拜，结为弟兄两个人。

刘墉大，是哥哥，刘清上前重新向哥哥见个礼。一头吃酒，刘大人开口，“兄弟，你才间提到刘墉宰相，我们弟兄道理干歇有酒吃，刘墉格日子不得过啊，还有一夜，他个官职就要抛。”“哥哥，为底高？”“我说把你听。三天之前，他看见一个少年寡妇来下上坟，狗子捉老鼠——多管闲事，硬说人家丈夫受人谋害，死得不明不白。同那个女子打赌三天破案，破不了案，拿宰相印把子把她，今朝已经最后一天，还有一夜时间，案情不破，他格官职就要抛啦得，你说刘墉格日子干歇可好过？”“哥哥啊，要说破格件案，刘墉不要说三天，三个月、三年，神仙下凡要破这案子总难，只有我瞟眼刘清才能破得出来了。”

刘墉闻听这一声，赛如拾到宝和珍。

“兄弟，为底高只有你才能破得出啊？”“哥哥，你晓得格少年寡妇是哪个？那个女子名叫王爱玉，她的父亲叫王金龙，本来是朝纲的吏部侍郎，因为贪污钱粮，被刘墉驼子参一本，官职捋得干干净净，来家做平民百姓，王金龙要想出头，准备拿女儿送到济南府把桂太，做第九房姨太太，哪晓王爱玉寻死作活不肯。王金龙就问，‘小姐，你跟国舅去做姨太太总不肯，格你要把哪个？’‘父亲，我格终身我要自己选择，你帮搭起彩莲台，等我抛打彩球，彩球抛到哪个，我就跟哪个。哪怕麻子、瘌子、瞎子、拐子、驼子，抛到他，我总认命格。’王金龙真正相信她格，搭起彩莲台，等她抛打彩球。哥哥，王爱玉是绝色美女，她抛打彩球，哪个不想去。我格天子一跑一辈，也跟大家去相，这个彩球结果抛到哪个？我们南门有个大财主，名叫陈玉坤，家里万贯家财，就是一道不称心。”

年纪已经三十岁，不曾有门当户对人。

为何没得门当户对？他格长相不好，沿小害过肥疮，一头麻花瘌子，又是里弓拐子，脸上大板麻子，犟腰驼子，勾死郎鼻子，鼻子勾了像鬼，能像丫老鸦嘴。听到王爱玉抛打彩球，也去想眼孔格。晓得自己相貌难看，就朝彩莲台东面格灰堆上一撑。一歇辰光，王爱玉出来哇，她彩球捧了手里，见到底下人多，就背起来朝天上一甩。哪晓来了一阵鬼头风，一歇吹了向西，一歇吹了向东，最后朝陈玉坤怀府里一攻，倒把陈玉坤拈到了格。哥哥，着气了，把丑八怪拈去了。王爱玉抛到他，认命格，跟随陈玉坤家去。陈玉坤弄到这个天仙老婆，待她好了，每天早起洗脸水送到枕头边，三个荷包蛋服侍了现现成成，当老子供起来了。坏事坏了陈玉坤格朋友手里，他有个朋友叫李怀珠，是南场武举出身。

提到李怀珠本事了不得，山东英雄有名声。

听到王爱玉彩球抛到陈玉坤，他到陈家去张看格。意想不到，我来望望嫂嫂，究竟小伙子有多体面？一到陈家李怀珠就说：‘哥哥，听说嫂嫂生得天姿国色，我倒来张看张看格。’‘兄弟来了格，兄弟你先坐坐啊，我拿你家嫂嫂喊出来望望。’‘妻子啊！我家兄弟来了格，出来把他望望！’从里面走出王爱玉，李怀珠一望，格小伙子体面了：

淡淡梨花面，弯弯细眉毛。

明明秋波脸，点点小樱桃。

果真是绝色美女。肇来酒席台上两个人眉来自往，勾搭成奸。才上来胆子小，不敢明目张胆，后来色胆大如天，越来胆子越大。陈玉坤来家，李怀珠总光明正大来格。作孽！陈玉坤怕这老婆弄抛啦得，看到李怀珠一到，就夹个被焐枕头困柴房。哥哥，你想想可着气，大床让把他们困，自己去困柴房。这奸夫淫妇时间一长，有了感情，要想谋害死陈玉坤。我格天子来下赌钱犯霉，输干了，准备问陈玉坤借钱格，一望他家门是关格，准备打转家来，经过他家窗子底落，只听到里面索落索落有动静，我拿丝棉纸舔湿了，戳个洞朝里面望。哥哥，我吓了回过身子就溜。”“兄弟，你可曾望到底高？”“我望到李怀珠和王爱玉做对手，拿陈玉

坤绑了床上，用筷子拿他嘴撬开来，一碗格水银朝嘴里灌，我家去就晓得陈玉坤没得命。果不其然，到第二天早起，人家议论起来了。说陈玉坤夜间心脏病发作呜呼哀哉。哥哥，只有我晓得不是心脏病发作，被水银灌杀得格。”

刘墉上下听完成，格要欢乐八九分。

“兄弟，这个事你可曾同人家讲？”“不曾。我不敢说，你不能向外传。”“外面雨停了，哥哥我要走了，过两天我来看你。”“哥哥，我不送你，你不能告诉人家，李怀珠有本事格，

背不住李怀珠狗贼来知道，我们娘儿两个命难存。”

“晓得格。”望望外面雨止了格，

刘墉走出他家大前门，阿弥陀佛念几声。

今朝结拜弟兄两个人，我宰相官职又做得成。

肇来到十字路口，会同张成、刘安，走进县衙。县官老爷听到十三省巡按到了，连忙让过公案，刘大人坐上公堂，吩咐官差衙役，把王爱玉拿捉到公堂。王爱玉一到公堂，立而不跪，说：“大人啊！三天了，你说话要算数了，你宰相印把子好把我啊。”“你格淫妇，死到临头还不知晓，将她收监。官差衙役，赶到南门，拿李怀珠拿捉归案。”两个官差一想，李怀珠是南场武举，有本事格，我们怎捉得到他，我们不如去骗。一到李家：“李相公，我家大人请你去喝酒了。”“好格，我马上就去。”“不嘎，干歇就要走。”

两个衙役前面走，李怀珠骗了紧随身。

一到衙门口，两个人狠起来格：“李少爷，对不起，公事公办。”铁链子朝李怀珠颈脖子上一箍，拖到公堂：“大人，李怀珠拿到。”“你就是李怀珠啊？”李怀珠一望，不是县官老爷，一个驼子，就问：“你是什么人？”“本相乃当朝宰相，十三省代天子巡按刘墉。”李怀珠一吓，直直吓得不得，双膝一跪，“参拜巡按大人。”“李怀珠，你勾搭朋友之妻，伤天害理，你可知罪？”“大人，我冤枉格，我不曾勾搭朋友之妻。”“没得证据，谅你也不招，将他收监。”一夜五更，不必细表。

到第二天天明，拿张成、刘安唤到面前：“张成啊，你备轿子备马，带领衙役赶到十字街坊，坐北朝南第三家，你家二老爷名叫刘清，去拿他接得来，公堂好做证。”张成备马备轿子，带领两个衙役，来到十字街坊。一望门是关格，弄手敲敲门：“刘清果来家？”刘清听到有人喊，把门一开，一望是两个衙役，就说：“大人，我这两天不曾赌钱，我不曾做坏事。”“不格，不是捉你赌钱，你果就是刘清啊？”“我就是刘清。”

张成上前忙行礼，二老爷连连叫几声。

“大人啊，我家没得二老爷。”“二老爷，你不要怕，你前天和哪个结拜弟兄？”“我和我家哥哥。”“你可晓得你家哥哥是哪个？”“我家哥哥是打卦相面格道士。”“你可晓得道士是哪个？”“格道士是个驼子。”“你可晓得驼子是哪个？”“驼子是我家哥哥。”“嗨，你只晓得道士是驼子，驼子是你家哥哥。你不知他格真实身份。

驼子不是张三非别个，是当朝宰相老人。”

刘清一听，驼子是当朝宰相，心中一吓，吓到底高功程？一裤裆总是尿，说：“不好了，我发得倒头昏，我和当朝宰相结拜弟兄，我，我没得命了哇。”吓了浑身发抖，拼命来下摇手。张成就说：“二老爷，你不要怕，我家老爷打发我们备轿子备马，来请你去了。”“你哪个？”“我是他家家将，我叫张成。”“张成，格我去，你家老爷不怪我嘛？”“怪你做底高，你嘛二老爷，轿子和马来堂尽你拣，你欢喜坐轿，还是欢喜骑马？”“格你们等拉歇，等我进去拿裤子换啦得。”他把裤子换啦得，整好衣冠，跨上坐骑。一到衙门口：“二老爷，你稍等片刻，待我进去通报。”一歇辰光，门一开，刘清来到公堂，

双膝跪下忙磕头，青天老爷口内称。

刘墉弯腰一把来搀住，兄弟喊了不绝声。

“兄弟啊，从今以后

不分官来不分民，我们是嫡亲兄弟两个人。

兄弟，快快请坐，张成看茶。”刘清吓得半个屁股朝凳子上间一搁，“哥哥，你不怪我吗？”“兄弟，我怪你作底高？没得你，哥哥今朝这官职就抛啦得格，你说奸夫淫妇谋害死陈玉坤，我已经捉住他们，一歇，你公堂可敢作证？”“哥哥，我敢格，不要说作证，去扒坟我总不怕。”“作兴要你去扒坟格。”肇拿王爱玉、李怀珠带到公堂。王爱玉说：“刘墉，三天时间过了哇，你格宰相印把子好交出来了哇！”“你格淫妇，不到黄河心不死，刘清何在？出来做证。”“有。”刘清窜出来格，朝李怀珠面前一站，手朝他一指，“李怀珠，我不怕你，我就是二老爷，我不怕你。”他先拿狠劲摆前间，“我看见格，你和王爱玉做对手，拿陈玉坤绑在床上，水银朝他嘴里灌，你赖不掉。”李怀珠一惊，“刘墉啊！你要想害我，你不要说找一个证人，十个、百个、千个你总找得到，要想断案，你物证何在？”刘墉一想，这对奸夫淫妇咬口紧，既然要物证，我刘墉只好作点孽，“刘清，带领衙役赶到陈家坟堂，拿陈玉坤尸体带到公堂，剖尸为证。”王爱玉听到要剖尸为证，命总吓了得，骂一声：“狗官啊，

我家丈夫死了苦，暴尸三光可该应？”

刘墉也晓得格，死了死了，一死拉倒，死了之后是入土为安，不过奸夫淫妇不肯招认，只好暴尸三光之下。肇衙役赶到陈家坟堂，拿陈玉坤尸体挖出来，带到公堂，法医官喊得来，剖尸为证，水银来里面不得走，“奸夫淫妇你们看，这是什么东西？”

奸夫淫妇来看看，默默无言不作声。

“李怀珠啊，你身为南场武举，你知法犯法，勾搭朋友之妻，谋害亲夫，天理不容，王法难饶，有请虎头铡。”肇小兵拿虎头铡抬到公堂，拿李怀珠格头朝虎头铡里一掀，刘墉手一挥，大喝一声，“开铡！”“咔嚓”一铡两断。拿王爱玉放狗头铡里间一铡两断，为老百姓伸了这件奇冤。看热闹格百姓有成千上万，

个头个跪了衙门口，青天喊了不绝声。

刘墉拿刘清喊到面前，“兄弟啊！哥哥要到济南府办事，这有五十两银子，你做点小本生意买卖，钱千万不能再赌，要家破人亡。如果没得钱用，你写封书信进京，哥哥哪怕穿不成，吃不成，我总寄钱把你用。”“哥哥，我晓得格。”刘墉带领兵马动身上济南。

不提刘墉动身走，单提刘清一个人。

十三省巡按一走，地方上乡绅地保、土豪劣绅晓得格。啊哟！原来刘清是二老爷，我们到今朝也不晓得。纷纷来到刘清家里，有个说，我家有的是钱，我多拿点钱把你；有个说，我家有的是粮，我家去挑点来；也有个说，二老爷，你这房子不好，等等险要倒，我来帮你起房子。

前后房屋廿四进，当中起个大高厅。

有个送金子，有个送银子，有个送珍珠，有个送玛瑙。

刘清家里发了财，安童梅香买家来。

当初几个赌朋友找到他，“二老爷，我这两天手气背，可好借两个钱把我翻翻本？”“兄弟，赌钱不好赌，哥哥现在改邪归正，钱我堂有，你们拿点去做小本生意买卖，千万不能再赌。我奉劝你们几句，酒肉店，你不要进；销金之地赌钱场，不要停留，有输无赢。

奉劝人生在世不赌钱，赌起钱来心就颠。

纸牌骰子件件会，越是精通越输钱。”

把刘清一打短，山东格民风好了，个个开始戒赌，没得哪个敢赌钱。乡下奶奶没法生活，“二老爷，我买油盐酱醋格钱总没得，借两个把我。”“你拿哎，我家家里反正多了。”“我

过几天还把你。”“不要还，我家反正总是白捞头，你多拿点。”我也不提刘清多安乐，单提到刘墉老人。刘墉带领三千兵马在路行程，

一路行程不耽搁，历城县到面前呈。

“和珅，兵马屯堂，我还要微服察访。”“先生，这一次去私访，可带门生去走走啊？”“好是好格，我就怕你吃不了这个苦啊。”“先生，你吃得了苦我也吃得了苦。”“那我们改装。”两人都扮作道士先生模样，“和珅，

路上百姓来盘问，就说师兄弟两个人。”

肇摇摆朝前奔，小木桥到面前呈。

这个小木桥不是靖江市长安市格小木桥，一座木头桥。哪晓得落起毛毛细雨，两人朝桥洞底落一钻，蹲下躲雨。只见河对面走来个少年女子，身穿麻衣重孝，手提饭篮，哭啼啼，满面泪痕。“和珅，你望啊，那个女子手提饭篮哭哭啼啼，必有冤枉在身。”“先生，人家肇一有眼泪，就总有冤枉，我不相信。”“你不相信，我来问把你看。”斜七斜八朝少年女子面前一撑，“小女子，急急匆匆，欲往何方啊？”“先生，你不要拦我，等我赶紧动身走。”“小女子啊，我看你满面泪痕，必有冤枉在身，告诉贫道，贫道虽然不是做官格，有冤能替你喊冤，有状你好告状，我可以替你写状纸。”“先生，你会写状纸？”“哎！我打卦相面也会，还在乎写状纸啊？”“先生啊，奴家我苦了。”

未曾开口先流泪，止不住腮边泪纷纷。

“奴家名叫杜秀兰，自幼终身许配王家庄的公子王清文，他家选定良时吉日，发轿子到我家娶亲。我家父亲就说：‘轿夫，你们一歇抬轿子，不能走大路，要抄小路家去。’员外，新婚大喜不跑大路就跑小路，为底高啊？”“你们不晓得嘎，跑大路要经过杨家庄，杨家庄有个恶霸叫杨峦，万贯家财，号称杨百万，凡是新娘子轿子经过他家府门口必定先要把他先抢家去糟蹋三天，才放你走。你们抄小路嘛，避免杨百万格糟蹋。”轿夫相信格，拿我由小路送到王家庄，和我家丈夫拜过堂准备圆房。哪晓得杨峦老贼来了格，他晓得我们新婚大喜，进了门口等格。等到太阳落山没得轿子经过，打发安童一访，说抄小路走了格，怒气冲冲到我家，强逼我家丈夫。”“怎样吃逼格？”“王相公，你年纪轻轻聪明伶俐，我明朝出门做生意，少个对手，你跟我做个对手，我们一齐做生意。”我家丈夫再三婉谢推辞，这个老贼恼羞成怒，“你瞧不起老夫啊！去也得去，你不去也得去，今朝夜里就跟我走。”强逼我家丈夫到杨家庄，老贼笑中藏刀，吩咐安童办起酒席。格个酒不好吃，有蒙汗药在里面格。我家相公又不晓得，举过酒杯一饮而尽。

一个跟斗掼到地，神木也不知半毫分。

老贼吩咐梅香办醒酒汤，“梅香，拿醒酒汤端到高厅。”这个老贼丧尽天良，“咔嚓”一刀，拿梅香一分为两段，将我丈夫弄冷水激面，绳子一扎，送到历城县衙门，说我家丈夫酒后失德，调戏梅香，梅香不从，一刀杀死。历城县狗官叫王蓉，和他是八拜之交，

拿我家丈夫屈打成招问死罪，六十天杀罪不容情。

我家公公叫王成，当初来朝纲做个吏部天官，他到公堂去求情，狗官不准。我家公公发火，要找狗官王蓉算账，瘟官下令，说我公公咆哮公堂，推翻公案，重打四十大板。我家公公五六十岁格人，被四十板子一打，不曾抬到家，就断了气。我家婆婆一时想不开，

来到后房一根绳，活跳鲜鱼送残生。

先生啊！我家丈夫关了监牢里，今朝最后一天，我要去送监饭了。”刘墉一听，只气得钢牙倒咬，“小姐，你不必惊怕，待我替你写张状纸，马上有个十三省巡按叫刘墉，要到你们山东历城县，我与他有过一面之缘，我写格笔迹他识得格，

你到刘墉面前告一状，好替全家把冤伸。”

杜秀兰一想，我与这个道士先生萍水相逢，素未谋面，他倒慷慨，替我写状纸，我怎样报答他了？他是出家道士，孤苦伶仃，无男无女，不如和他拉拉关系，

来到刘墉面前双膝跪，亲爸爸连叫两三声。

刘墉一听，哈哈大笑，双手相搀：“小姐，起来，起来，我一生只有个儿子，不曾有女儿，半天行善弄到个女儿。小姐，你家血海冤仇，十三省巡按一到，你可以拦轿喊冤。”和珅来旁半个一望，鼻子总气歪了：嘿，这个刘驼子福气倒不丑，我相貌比你威武，长了比你好看，她不认我做亲爸爸，认你个驼子做亲爸爸。驼子，你这亲爸爸没得干好做？眉头一皱，计上心头：“小姐，你既然认了亲爸爸，我就是你格师叔，你家亲爸爸虽然是打卦相面格道士，他蛮发财哇！初次见面嘛，你要问你家亲爸爸要两个叫钱啊。”刘墉一想，和珅这狗贼死出坏点子，我出来微服察访，分文不曾带，我倒哪有个叫钱，定了杠了。和珅晓得他不曾带钱格，“小姐，你家亲爸爸肩头上有个包袱，你解开来，信手拿一样，可以算作是叫钱。”刘墉一想，不好，我这包袱里东西不好送人格，有四样东西，一颗宰相大印，一颗巡按大印，一道皇命圣旨拿捉桂太格，还有一个是皇上赐把我的御扇，这把扇子代表万岁，见扇如见君。和珅说：“小姐，旁的东西你不用，格扇子你有用格，拿家去到夏天头吆蚊子扇扇风，人总舒服杀得格。”杜秀兰又不晓得，老老诚诚把扇子朝手里一拿，“亲爸爸，我就问你要把扇子，你不要小气。”刘墉他有苦说不出格，这扇子是皇上赐把他格无价之宝，捉到桂太，回转皇城，万岁金殿要格，

如果金銮殿上还不出，刘墉倒哪有命残生。

“小姐啊！亲爸爸不是舍不得，来来来，等我在扇子上写两个字，把你留作纪念。”“亲爸爸，你拿去。”刘墉打开扇子，提笔龙飞凤舞，写下十三个字，扇子一拢：“干女儿，拿去把你家师叔望望，我这字写了果好？”小姐捧到和珅面前：“师叔，请你望望我家亲爸爸来上写个底高？”和珅打开来一望，不是站杠望，双膝跪下来读格。扇子上写个底高？上写“北京”，接下去写，“皇上有旨”，也就是皇上有圣旨，底下还有七个字，“见扇纹银三千两”，也就是说这个扇子不好看，一看就要把三千两银子。和珅总吓呆了，这个驼子不好得罪啊，六月债还了快，我身边没得格钱。和珅能做到九门提督，他也有色样格，说：“师兄，借你格笔一用。”提笔来扇子上面写：“武英殿大学士，九门提督，和珅欠银三千两，回到北京，如数奉还。”等于写个欠条。正来这个时候，只听到鸣锣开道。刘墉是当朝宰相，一听锣声开道，晓得是七品知县王蓉来了，“干女儿，你把格扇子拿了手里，拦住狗官的去路，拦轿喊冤，你叫狗官一步一拜，两步两拜，出来迎接姑奶奶。他如果不肯出来格，你拿扇子把他望。不要怕啊，喉咙放放大，架子放放大。”“亲爸爸，果灵啊？”“灵格！灵格！”杜秀兰信以为真，斜七斜八朝大路上一撑：“狗官王蓉，速速一步一拜，两步两拜，出来迎接姑奶奶。”王蓉坐轿子上哪去？他帮杨百万办了这件美事，杨峦请他去吃酒，坐在轿子里面心中正高兴。哪晓轿子倒停下来格，就问：“轿夫，你们怎不跑？”“老爷，不好跑，前面有人拦路。”“哪个？”“她说是你家姑奶奶。”“多大年纪？”“十六七岁。”“胡说！我家姑奶奶已经八十三岁了，哪有十六七岁格姑奶奶？将她抓来见我。”杜秀兰见他不肯下轿，就说：“衙役，拿扇子把你家狗官望。”衙役拿扇子伸到轿子里面，“老爷，你家姑奶奶格扇子把你望哎。”狗官打开扇子一望，不是走出轿梁，是滚出轿梁格，连滚带爬来到杜秀兰面前。

一步一拜忙磕头，姑奶奶连叫两三声。

“不知姑奶奶驾到，下官未曾远迎，多有得罪，还望姑奶奶原谅三分。”“起来。”“多谢姑奶奶。安童，快快过来。”“老爷有何吩咐？”赶紧回府打开库房，取三千两银子送到姑奶奶家去。他也看了扇子，要把三千两银子，九门提督也打欠条，他敢欠账不把啊？“老爷，你家姑奶奶家住哪里？”“对哇！姑奶奶家住哪里？姑奶奶，你府上哪里？”“王家庄。”“送到王家庄。”

安童家去抬银子去了。“姑奶奶，你身穿重孝，你这孝服为何人而穿啊？”“为我家公公！为我家婆婆！”“啊呀！原来太老爷、太夫人过背，下官也不晓得，未曾去吊丧啊。衙役，拿轿子抬过来，请姑奶奶坐轿。”“老爷，格你坐哪里？”“混账，姑奶奶来堂块，我好坐了？让姑奶奶坐。”杜秀兰老诚不客气，跨上轿梁。

小姐坐轿前面走，狗官步行后面跟。

一到王家庄，狗官弯腰行过礼，拜拜夫妇两个人。“衙役，太老爷、太夫人过背，家里怎就冷冷清清，赶紧到各个庙里拿和尚、道士请家来，替太老爷、太夫人做斋，其余的人拉敞蓬。”“老爷，格这钱哪个把？”“哪个把？我把啊。”他孝了，一歇辰光，和尚道士请家来，敞蓬搭起来，锣鼓喧天打闹台。

请来一班道士一班僧，唪经拜忏诵经文。

《金刚科仪》《梁皇忏》，超度夫妻二鬼魂。

高厅设道场，两边坐小唱。

吹的吹来唱的唱，放过焰口吃夜饭。

王家庄上做大斋，门对大字贴出来。

老和尚就说：“大人啊！这个对联怎样写了？”狗官贪污银钱老内，教他写对子不会。老道士说：“待我来。”提笔一挥而就。上联：人生自古谁无死；下联：森罗殿上早超升。

肇锣鼓敲了惊天地，惊动了清官到来临。

刘墉带领三千兵马来了格。张成、刘安来前间高声大喊，“当朝宰相刘大人到！”王蓉狗官听到当朝宰相来了，吓得连滚带爬跪了大门门口，“迎接巡按。”杜秀兰听到十三省巡按来了格，奔出孝堂，

双膝跪了大门口，冤枉喊了不绝声。

刘墉走出轿梁，“小姐不须客气，你抬起头来看看，可认得我是何人啊？”

小姐抬起头望望清，原来是道士老先生。

“啊哟！原来我家亲爸爸就是当朝刘墉宰相啊！”连忙领进孝堂，刘墉一望，两口棺木搁在高厅之上，

刘大人弯腰行过礼，拜拜王成夫妇两个人。

也是夫妇死后有福，不是杜秀兰认了这亲爸爸，当朝宰相怎可能向他们吊孝，向他们行礼啊？刘墉端张凳子坐在孝堂，“干女儿，有冤喊冤，有状告状。有为父作主，你慢慢诉来。”

小姐跪了孝堂上，只是啼哭泪纷纷。

叫一声：“爹爹啊！我告只告狗官王蓉，为害百姓，坑害良民，

将我家丈夫关了牢狱内，六十天杀罪命难存。”

王蓉狗官吓得格，跪了孝堂，一个一个头磕到底，好像鸡子拾米。刘墉说：“贵县啊，为什么这个景子？”“大人！她告…告格是我啊！”“啊！告的是你！你就是王蓉啊？”“狗官王蓉，你身为百姓的父母官，不为民作主，勾结恶霸胡作非为，饶你不得，有请虎头铡。”虎头铡抬到孝堂，将狗官王蓉放里面一铡两段。打发张成拿杨峦恶霸捉得来，家产统统没收，恶霸放狗头铡里一铡两段。打发刘安到衙门，拿王清文公子放出牢狱。公子王清文一到家，望到父母的棺木，只是悲泪啼哭，

来孝堂之上只是抛来只是滚，哭成潭头滚成坑。

杜秀兰说：“相公啊！你不要哭，不是大人到此，冤枉不得伸，你性命也难保，你要谢谢青天大人。”公子止住眼泪，

来到刘墉面前忙磕头，“多谢青天老人。”

“你就是公子王清文？王清文啊，你见了本相可得改改口，不能叫我青天大人。”公子连忙改口，“多谢相爷。”“还要改口。”公子一想，叫他青天大人不答应，叫他相爷又不答应，格教我叫他底高？总不见教我也喊他刘驼子呢？小姐搭搭他，“相公，他是我格亲爸爸，就是你格泰山啊！”

公子如梦方才醒，跪了地落忙行礼。

“参拜岳父老大人。”“小婿起来，狗官已除，恶霸已解决，你冤仇已报。一县不能无主啊，为父十三省代天子巡按，可以代替万岁作主。小婿跪下听封：

王清文前来听封赠，历城县知县你当身。”

“小婿啊，身为百姓的父母官，为官一定要清正，清正官流芳百世，糊涂官遗臭万年啊。如果你为官正直格，我在京都皇城，

在万岁面前奏一本，料理你女婿对上升。

干女儿，亲爸爸我要走了哇！我格扇子，你好还把我了哇。”杜秀兰这才晓得，格扇子是无价之宝，“亲爸爸，我不要，我还把你。”“我不是小气舍不得把你，你也没得福气该这扇子，来你手里不过半个时辰，就发到六千两银子格财，放了你家三天，银子要堆到大门外头。”接过扇子打开来一望，“和珅，你格欠条也来上了，你这钱扩备多咱把？”和珅人总气死了，我倒霉了，陪他出来私访，我分文不曾弄得到，倒被敲了三千两银子啊，“先生啊！回到皇城如数奉还。”“那好，我们动身走。”

兵马队队动身走，京州县到面前呈。

“和珅，你带领兵马慢慢行程，左良臣进京告状，桂太来山东作恶滔天，我要来访一访，良民百姓对他看法如何？”仍然扮作道士先生模样，

摇摇摆摆朝前奔，看到两个女千金。

“二位小姐，你们急急匆匆，干种急躁，欲往何方？”“先生，不要拦我们，我们要去伸冤了。”“哦，你们有什么冤枉告诉把我听，我可以替你们写状纸，有冤喊冤，有状去告状。”“先生，你会写状纸？我告诉你听，我们苦了。奴家我叫宋巧娇，这是我妹妹叫良娇。我今年十七，妹妹今年二八青春。告只告狗官桂太，教子不严，纵子行凶。他家儿子叫桂保，前天带领二十个家将到宋家庄来抢亲，要拿我们姐妹两个抢家去成亲。我家父母上前阻拦阻拦，这个小贼丧尽天良，‘咔嚓咔嚓’两刀，将我父母腰分两段。拿我们用绳子一绑，拖起来就跑。临走之前放了一把火，所有个房屋化灰尘。我们被抢到半路上，幸亏遇到石家寨的小英雄石林，路见不平，拔刀相助，拿桂保和二十个家将统统杀死，送了我们五十两银子，叫我们赶上京都皇城天官府告状。

到刘墉面前告一状，好替全家把冤伸。

哪晓才逃出狼群，又入虎口。路经京州县，狗官叫陈义，见我们花容月貌，拿我们抢到家，关了房间里面要逼我们成亲。我们两人不肯啊，一夜啼哭到天亮。

不是管家婆良心好，哪能留到命残生。

管家婆拿我们放出来，我们准备进京到北京城去告状。”“二位小姐，十三省巡按刘墉和我是老朋友，我来替你们写张状纸，一告就准。”宋巧娇一想，我们与这道士先生素不相识，他帮我们这个忙，怎样报答他？不如和他拉拉近，我们和他拉拉关系。

姐妹两个双膝跪，亲爸爸连叫两三声。

刘墉一想，肇好了哇！我刘墉现在有三个女儿了，百老归天，不愁没得女儿女婿做追荐。“干女儿，起来！起来！”

一只手里背一个，如同拾到宝和珍。

“亲爸爸，我们银子把陈义狗官搜去了，我们没得路费。”“没得路费不要紧，我堂多了，

你拿去。”拿出一百两银子。这下子倒哪有银子？前一次来历城县不曾带路费，差一点御扇要跟人。这一次预备好了格，姊妹两个谢谢亲爸爸，转身进京。简短而说，来到北京城，一到天官府门口，又不敢进去，就来府门口转到东，转到西，看守府口格两个安童叫起来格，“二位小姑娘，你们来看什么？”“安童哥哥，我们来告状格。”“什么？告状啊！好！要想告状告了准，主要靠我们，我们不帮报，不要想向里面告。你们假使告状告准了，扩备怎样谢我们？”“我们下回看见你们叫哥哥。”“不稀见！不稀见！我们不要做哥哥。二位小姐，宰相家看门格是七品官了，我们弟兄两个有吃有穿，就是一道不宽。今年已经二十八岁，不曾有门当户对，我们两人总是光棍，夜里没得哪个陪我们困，如果告状告准了，你们不要走，不如就跟我。我们开开心，连夜里就成亲。”嘴里说，上前拿姐妹捧了怀里，摸摸掐掐，挤挤捏捏，姐妹吓了放声就叫。从里面走出个老管家，头毛胡子雪白，“你们干什么？败坏天官府的名声啊！”“老管家！老管家！我们调调兴兴。”“调调兴兴？这天官府啊！二位小姑娘，你们来干什么格？”“老伯伯，我们来找你家大人告状格。”“啊呀！我家大人不来家，你们可有状纸？”“有格。”“把状纸拿把我，等我交把我家老太太请她作主。”姐妹两个把状纸拿出来，老管家一望，哎！这不是我家老爷格笔迹嘎？“二位小姑娘，这状纸哪个写格？”“我家亲爸爸。”“你家亲爸爸是哪个？”“他是个驼子。”

两个安童听到驼子两个字，魂灵总冒到九霄云。

两个安童一吓，大半条命总没得。不得了，

面前格姑娘不是其别个，是我家两个小姐女千金。

来到姐妹两个面前双膝一跪，“姑娘啊！

总怪我们奴才做事不当心，来老虎头上拍苍蝇。”

“安童哥哥，我们不怪你。”老管家说：“小姐，你们稍等片刻，待我进去通报。”放趟子来到高厅，“太太，老爷有书信家来哇。”“拿来我看。”

接过书信看完整，果然欢乐八九分。

“安童啊！门外不是张三并李四，你家两个姑娘转家门，大开府门迎接。”

六扇府门开到底，迎接姐妹两个人。

小姐妹朝高厅一跪，“拜见老夫人在上，民女有礼。”老太太走下高厅，一只手里搀一个，“小姐，起来哇！你们可晓得你家亲爸爸是哪个？”“我家亲爸爸是道士。”“你晓道士是哪个？”“他是驼子。”“你晓驼子做底高？”“他是我家亲爸爸。”“你家亲爸爸是哪个？”“我家亲爸爸是驼子。”“驼子亲爸爸，亲爸爸驼子，哎！你们只晓得你家亲爸爸是驼子，不知他的真实身份，

这个驼子不是别一个，当朝宰相刘大人。”

姐妹两个一听亲爸爸是当朝刘墉宰相，喜之不尽。梅香带下去香汤沐浴，更换衣襟。

不提姐妹两个得到安身处，单提到刘墉老人。

他扮做出家道士，来京州县衙门口转到东转到西。陈义格狗官到天亮一望，两个小姐不见，拿安童、梅香、管家婆统统绑住得，弄鞭子打。“究竟人是哪个放走格？如果不招出来，统统打死。”正来家发火，刘墉来外面说起话来。他格喉咙又好，齿口又清，“要打卦来就打卦，要断是非断是非，我能算到天高有多少丈，算到地厚几重门。

生意之人请我来打卦，我能算他生意兴隆不兴隆。

种田之人请我来打卦，能算五谷可有好收成。

做官之人请我来打卦，能算官职果能对上升。”

陈义格狗官来里间一听：“哪个狗贼口吐狂言？衙役，将他带上公堂。”刘墉大摇大摆来到公堂，抱拳一礼，“大人，请了。”“你个牛鼻子，见了本县不下跪，你胆倒不小啊！”“大人啊！

你不请我，我是出家道士，你请了我，我就是先生，你不向我见礼，相反叫我向你下跪，有这个道理吗？”这牛鼻子道士说话倒也在情在理，“好好好，说了有理，不下跪我不怪你。你刚才口吐狂言，能知过去未来，现在替我打一卦。”“大人，你是求财还是问事？”“都不是，替我圆梦。昨天夜里做一个梦，梦见和两个女子成亲，是凶还是吉啊？”“大人，待我算来。啊哟，大人！夜梦与二女成亲，必丧夫人啊。”“对啊，我家夫人是亡故啦得呱！你再算一算，这两个女子后来逃走了，逃往何处？人在何方？”“大人，待我算来。啊哟！大人，那二女奔壬癸水而去。”“什么壬癸水？”“大人，壬癸水是北方。她们上北京城天官府告状，我看你印堂发暗，气色不佳，三天之内你有血光之灾，人头不保。”陈义狗官一听，拍动惊堂木，“你这牛鼻子道士，你胆倒不小啊。

你打卦相面没相干，嗤笑老爷是真情。

左右，拿他拉下去，重打四十大板。”两旁衙役拿刘墉朝公堂一掀，准备捐板子打，外面衙役进来通报：“大人，有兵马元帅副巡按和珅和大人来了哇。”“快快！随我出去迎接。”迎接到底门口，和珅大摇大摆来到公堂。一望，刘墉困了公堂。你个刘驼子，你怎像死狗困堂不颤，“陈义，你的胆子不小啊！”“元帅，卑职不懂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”“你可知十三省巡按刘墉刘大人，现在何处啊？”“元帅，卑职未曾看到。”“未曾看到，告诉你，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。”刘墉走公堂爬起来，“我来堂了。”陈义一吓，

吓了魂飞三千里，魄散九霄云。

“你……你是什么人？”“陈义，你站站好，不要吓了朝后倒，本相乃文华殿大学士兼任吏部天官，当朝宰相，当今太后的干儿，太子少保，十三省代天子巡按，我就是刘驼子。”

陈义命总吓啦得，跪了公堂忙磕头。

“参拜巡按老人。”“陈义啊陈义啊！本相算你三天之内有血光之灾，人头不保，你还不相信，有请虎头铡！你个狗官，身为百姓的父母官，你强抢民女，知法犯法，罪加一等。”肇拿陈义狗官放虎头铡里一铡两段。“和珅啊！我已经访到桂太不但教子不严，而且纵子行凶。我们赶紧到济南拿捉奸贼。”

兵马队队动身走，济南到了面前呈。

桂太听到十三省巡按刘墉与和珅到了格，大开府门迎接。刘大人宣读圣旨，吩咐小兵动手，将奸党五花大绑。桂太被捉住，押到牢狱之内。刘墉吩咐设起公堂，山东的父老百姓听到奸党被捉，纷纷写起状纸到公堂喊冤。刘墉走早起开始坐堂不放松，早起坐到中；不偷懒，中午坐到晚；不是浮啊浮，一直坐到日落西垂。

官差衙役笑呵呵，今朝告状特别多。

坐堂一天，收到多少状纸？刘大人用眼睛瞟一瞟，状纸倒有论尺高。手捧状纸说：“桂太啊桂太！有这么多的状纸为证，铁证如山，就是你舌生莲花，你也狡辩不了。”吩咐打起囚车，把桂太押入囚车之内，家产统统没收。

门上上起双簧锁，封条封了紧腾腾。

兵马队队动身走，解了囚车上皇城。

来到午朝门首，刘墉、和珅上殿见驾：“万岁，不负我主所托，桂太已经拿捉，午门之外等候发落。”“宣他上殿。”奸党来到金殿百般抵赖，拿左良臣走护国寺召得来金殿对证。刘墉说：“你格奸贼，到这个时候你还狡辩。万岁，我还有凭据了。”拿山东百姓论尺高格状纸捧到龙书案。乾隆皇帝一望，铁证如山，说：“你向哪里狡辩？”吩咐将桂太推出午门，腰分两段，拿他格皮肉一刀一刀割下来，

剥皮熬油点天灯，祭祭山东众孤魂。

圣旨发到十三省，灭了奸党家九族不容情。

乾隆皇帝赐桂娘娘白绫三尺绞死冷宫。圣天子说：“刘爱卿，你与和卿家平时作对，这一次齐心协力，为国除奸，大有功劳，孤皇的御扇你可好还把我了？”“万岁，提到御扇，我也替你发了一笔外块财了。”拿扇子捧到龙书案，乾隆皇帝一望，问：“和珅啊，你怎有欠条来上？”“万岁，不要提，人总霉杀得格，我陪他出去私访，他认到一个干女儿，干女婿么做了官，我被他敲拉三千两银子。”肇刘墉拿历城县除掉狗官，王清文公子封为知县之事启奏万岁。圣天子选拔能员，赶到京州县顶替陈义狗官之职。把左良臣公子召上金殿：“小爱卿，年纪轻轻为百姓伸冤，大有功劳。刘卿家，你看该封他什么官职？”“万岁，多大格才学多大格官职，你不如金殿考验他的才学，量力而行。”“小爱卿，朕有心封你高官，恐怕众卿不服。孤皇金殿出两个题目，你果能对得出来？”“万岁，请赐教。”“你听，孤皇出一个上联，石重船轻轻装重。”这个上联什么意思？一条船装满石头，石头份量是重，船格份量是轻，轻格能够装重格。左良臣不假思索，应嘴而出：“布长尺短短量长。”对格，皇上格上联轻格装重格，他对下联短格能够量长格。“小爱卿，你可知人生在世有三大悲四大喜？”“万岁，我晓得格。少年亡父，中年丧妻，老来伤子，称为人生的三大悲；还有四大喜：久旱逢甘雨，他乡遇故知。洞房花烛夜，金榜题名时。”“小爱卿，这四大喜事是五言绝句，你果能来每一句之前各加两个字，让这喜事变成喜上加喜？”“万岁，这也不难：三年久旱逢甘雨，万里他乡遇故知；和尚洞房花烛夜，老来金榜题名时。”乾隆天子一听，这两个字加了好哇。旱荒三年有雨水降临是喜事；他乡遇故知，人来千里之外遇到故交，是喜上加喜；洞房花烛是喜事，和尚洞房花烛更是喜上加喜；金榜题名，到年纪大了才能金榜得中更是喜事。“小卿家，这喜上加喜的喜事，你果能来每一句之后各加一句，让这喜事要变作人间的悲事？”公子略思片刻：“万岁，这也不难：三年久旱逢甘雨，落格都是冰雹子。万里他乡遇故知，遇的都是债主子。和尚洞房花烛夜，偏偏娶个疯女子。老来金榜题名时，家里报信死儿子。”

乾隆皇帝来听见，称赞公子有才能。

“小爱卿，年纪虽轻，才高八斗，过来听封。”

左良臣前来听封赠，恩科状元你当身。

打发工部，京都皇城起造状元府。公子打发安童拿当初的张栋接到京都皇城，委任他为总管；智能大师接到家，赡养他的晚年。

这部忠孝宝卷以桂太贪污钱粮、金殿伏法为主要线索，讲到和珅来大清朝乾隆天子手下，是最大格奸臣。这部经典介绍不到他的结梢，他怎得死格？他是上吊自尽格。忠孝宝卷由弟子开读，讲到此处也算有头有尾，有始有终。

经到头来卷到梢，大家和佛有功劳。

拜送圆满师菩萨摩诃萨，宝卷圆满注长生。

天赐平安福，人同富贵春。

和佛注长生，难为众善人。

邱金宏 讲录
姚富培 整理